

4

P Chinese
Vol. IV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同樂高世斌士不參訂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卷之四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黃紹姚載華校正

刺熱篇第三十二

詳論五藏熱病而有刺之之法故名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脹多卧身熱

此論五藏之熱病夫五藏者五行之所生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

死于三日六日而愈以十二日也五藏之熱病病涉于五行是以死生皆係于十干也病六陰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是以

傷形乃病形也曰先者謂先有此內因之熱而先見是證也肝主疎泄故小便赤黃肝脈環陰器抵少腹而

上故腹痛也肝藏魂魂傷故多卧木火主氣故身熱也此言內因之病始在氣分先下而上內而外也○倪

冲之曰先者謂先有此內熱之證而未與外熱交爭也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

熱爭者寒與熱爭也此言外淫之邪內于五藏與內因之熱交

爭而為重病也外因之邪內于五藏者即陰陽應象論之所謂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是也蓋風寒之邪

始傷皮毛留而不治則入于肌腠以及于經脈留而不治則內于五藏故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與內因

之熱交爭而為重病者即玉機論之所謂傳化有次又因五志內傷故令不得以次相傳致令人有大病也魂傷

則狂言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脈布脇肋故脇滿痛風木之熱其故淫于四末也人庚辛甚甲乙大汗氣

則則血歸于肝肝氣傷而不能納血故不得卧也○王子方曰寒已化熱故曰熱爭也庚辛甚甲乙大汗氣

逆則庚辛汗病在肝加于庚辛庚辛不死起于甲乙大汗者刺足厥陰少陽黃帝曰外因之病難易之

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治也夫形先病而未入藏者謂

內之陽

外者生

陰陽并

逆于內

而逆于內者難治內熱出而外合于形身之開刺之易證也其逆則頭痛員脈引衝頭也

○楊元如曰此篇乃記述之甚而是當復引君臣問答以證之其逆則頭痛員脈引衝頭也

熱發于外而與形熱相應熱甚而上逆于頭故頭痛而員轉也蓋三陽之脈上循于頭肝熱與少

陽交爭因脈引而上衝于頭也當知病在氣者關于脈者關于氣脈氣之道大宜體會

曰重逆
氣逆逆
于內故
死其逆
逆于外
故生
此五藏
之熱尚
在氣而
未入于
經

此言內
因之熱
因五情
而傷五
志也
氣逆者
熱淫而
反內逆
非水尅
火之謂
也
樂音洛
卒音猝

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藏成熱病者未達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和
正相逆則熱病乃加然其甚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得汗而愈必以自得其位之日在各隨其府藏以治
之而已試以肝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卧而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脈環陰器抵
少腹而上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腸滿而痛手足皆燥卧不得安
正以肝經之脈從小腹上使胃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此諸證兼見也肝之病發為驚駭
見金匱真言論 故病則驚胃不和則卧不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卧也然以庚辛而其金尅木也以
甲乙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胆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
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員脈引衝頭也蓋肝經自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故病氣
逆則如是也員
員者靡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
張心志在喜而恐勝之先不樂者為恐所傷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藏
張熱乃神志之病故獨舉心藏以申明五藏之熱乃五志之為病也
熱爭則卒
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
張外內交爭熱于神藏故卒然煩痛也少陰病者欲吐不吐故善嘔心為陽
張中之太陽故頭痛心之華在面故面赤心主血故無汗也
○董惟國曰論

熱爭當在內因
外因之證兼看
為表裏故宜刺
二經以瀉其熱
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
張心病者加于壬癸壬癸不死
起于丙丁逆則無起色矣
刺手少陰太陽
張手少陰
太陽相

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蓋邪氣入于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
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亦疼痛面赤無汗蓋心脈起于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
上使咽小腸之脈直行者循咽下膈抵胃其支別者循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
液為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尅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壬
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心與
小腸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
張陰氣從足上行至頭故先頭重陽明之脈循頰故頰痛也脾
張陰注心中故心煩而顏青熱邪于胃故欲嘔脾主肌肉故身
熱也
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頰痛
張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陰熱藏于內陽熱甚于外陰陽外內交
爭故腰痛不可用俛仰也腹者脾土之邪邪故腹滿
泄胃之悍氣上衝頭者循牙車下人迎故頰下痛也
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
張脾病者加于甲乙
甲乙不死起于戊

已如反逆而內于于藏
刺足太陽陽明
張足太陽陽明
相為表裏

則不能外出而汗解矣
刺足太陽陽明
張足太陽陽明
相為表裏

此以脾胃病者言之也脾胃病者其始先頭重頰痛煩心煩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脈起于鼻交頰中下

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使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出人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

至額顛故先頭重頰痛煩青也脾之脈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鬲注心中其直行者上膈使咽故煩心欲

嘔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脈入腹屬脾絡胃又胃之脈自大

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頰痛也然以甲乙日而入其木剋土也以戊己日而大

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甲乙日而死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胃與胃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肺熱病者先析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張張皮毛者肺之合藏氣熱于內故析然寒慄于外而惡風

主行榮衛陰陽故身熱也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張熱于肺藏故喘咳不得太息肺主

藏之應天者肺而手陽明之脈上循于頭故頭痛不堪熱爭于內故汗出而身寒也丙下其庚辛大汗氣逆

王冰曰肺之絡脈上會于耳中故頭痛不堪倪冲之曰肺藏居于胸中而俞在肩背也丙下其庚辛大汗氣逆

則丙下死張肺病者加于丙丁不死起于庚張此言六經之刺皆宜張瀉而不宜稱者也肺

乃五臟之長故舉肺以申明之

張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析然而厥毫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熱

中之則先析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

黃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喘咳交作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肺居高

上氣主胸膈在變動為欬背為胸中之府故喘欬而痛走胸膈不得太息也肺之絡脈上會耳中今熱氣

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也然以丙丁日而其火剋金也以庚辛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丙丁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肺與大腸為表裏故刺二經出血如大豆狀病當立已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筋疲苦渴數飲身熱張腰者腎之府故先腰痛腎主骨故筋疲腎為水藏津液不能上資

也五臟之熱爭多主內證熱爭則項痛而強筋寒而疲足下熱不欲言張外熱在太陽則頭痛而強內熱在

外感曰發熱從內而外曰身熱

股也不欲言者腎為生氣之原也其逆則項痛

其爭氣上逆則為項痛

腎病者加于戊己死

其爭氣上逆則為項痛

其爭氣上逆則為項痛

其爭氣上逆則為項痛

故汗出逆則內
于真藏故死刺足少陰太陽

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筋先疲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脈從肩膊內俠脊入肺中循喉嚨使古本故筋疲苦渴數飲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項乃強筋寒又疲足下又熱不欲言語蓋膀胱之脈從腦出別下項腎之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熱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膈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高入肺中循喉嚨使舌本故為諸證如此也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員然而糜皮澹澹然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己日而甚土尅水也以壬癸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戊己日而死以二經之甚逆也

惟腎與膀胱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甚逆也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本氣旺日謂之所勝汗出則熱隨外洩而自愈矣所謂自得其位而起也此承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于所勝之日也肝以甲乙日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戊己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藏雖病而故汗出有如此耳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此言內因五志之熱病者必先見于色也五色之見各有其部肝屬木而位居東方者尚在氣也故曰治未病故左頰先赤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今始見于色木病者病未及于藏也

心熱病者顏先赤官在于下極心合火而位居南方故顏先赤顏額也脾熱病者鼻先赤土位中央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肺屬金而位居西方腎熱病者頤先赤頤下謂之頤腎屬水赤此後天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藏氣熱于內必先見于色病雖未發者謂雖病而未與之卦象也

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外熱交爭也見其色而即刺之名曰刺未病言藏氣病而形不應者當先刺之勿使榮交而為難治也

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之故頤先赤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之故頤先赤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之故頤先赤

有赤先見之赤色乃從而先治各部謂之治未病也左頰先赤至甲乙大汗而病已矣此病在五藏之本氣而不與外熱交爭故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乃已此復申明五藏之熱先見于色者易愈也面部也從部所起者如肝熱病

左頰先赤至甲乙大汗而病已矣此病在五藏之本氣而不與外熱交爭故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乃已此復申明五藏之熱先見于色者易愈也面部也從部所起者如肝熱病

左頰先赤至甲乙大汗而病已矣此病在五藏之本氣而不與外熱交爭故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乃已此復申明五藏之熱先見于色者易愈也面部也從部所起者如肝熱病

左頰先赤至甲乙大汗而病已矣此病在五藏之本氣而不與外熱交爭故

至期而愈如小便先黃腹痛身熱是涉于有形之形質將與外熱交爭而有反逆之危險矣

則壬癸日
乙日而已心起于顛則丙丁日而已脾起于鼻則戊己日而已肺起于右頰則庚辛日而已腎起于頤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反者謂反逆為順也言不能治其未病以致外內交爭其氣反逆于內

千內則死矣按伯高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應形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三刺者三周也九日者病久而外內交爭也

此言誤刺五藏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矣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是也當三週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待三周况

可再誤乎故謂之死也

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也

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丙丁

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
諸熱者謂表之三陽裏之五藏外內之寒處表之使寒也以刺取之必俟其身寒而後止

此言治諸熱病者以飲之以寒水衣之以寒衣居之以寒所也凡治熱病者必先以寒水飲之乃用鍼以刺之刺之之後必寒其衣寒其處則熱退身涼乃可以止鍼也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
此言外因之熱病在三陽者各有刺取之法也先胸脇痛者經曰熱病手足躁取之筋間故當刺足少陽以瀉陽分之熱補病發于少陽也足少陽主筋熱甚則筋急故手足躁擾靈樞

足太陰以禦外入之邪蓋邪在少陽三陽為盡太陰當受邪也病甚者為五十九刺
病甚者陽熱甚而及頭上五行五行者以越諸陽之熱也夫打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五藏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

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膈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五藏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伯曰夫寒甚

則生熱也此言凡傷于寒則為病熱熱甚于表陽而入于內者當為五十九刺也

則生熱也此言凡傷于寒則為病熱熱甚于表陽而入于內者當為五十九刺也

經曰熱病手足躁取之筋間故當刺足少陽以瀉陽分之熱補病發于少陽也足少陽主筋熱甚則筋急故手足躁擾靈樞足太陰以禦外入之邪蓋邪在少陽三陽為盡太陰當受邪也病甚者為五十九刺病甚者陽熱甚而及頭上五行五行者以越諸陽之熱也夫打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五藏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于寒而傳為熱何也伯曰夫寒甚則生熱也此言凡傷于寒則為病熱熱甚于表陽而入于內者當為五十九刺也

經此以下皆即熱病先見之證而分經以治之此則以先胸脇痛者言之也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乃足少陽之病也瀉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恐木傳土也如病甚者為五十九刺按水熱穴論帝曰夫子言治熱病者五十九刺願聞其處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中行謂上星

額會前項百會後項次兩旁謂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五藏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按靈樞熱病篇五十九刺與此同異不一宜合而詳之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
經此言熱病始于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也▲王註以肺經取絡穴列缺大腸經取井穴商陽

熱病始于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
經此言熱病始于頭者當刺足太陽勝胱經也▲王註以為天柱主之

熱病始于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熱病身先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為五十九刺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耳聾少陰病但欲寐故好瞑也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在少陽者可入于裏陰熱在少陰者可樞轉而外出故在陰分陽分之病甚者皆當為五十九刺也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此言熱病始于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也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按靈樞熱病篇云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與此節相同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陰少陽從樞轉而外出按以上三節用十六先字蓋言有先于內者有先于外者有先從氣分者有先見于色者皆當先治之勿使其外內之交爭也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少陽相合蓋君火與相火之相合也
經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張北瑣曰太陽主正月陰主三月四月少陽主七月八月少陰主九月十月少陰主二月經表裏相合同意

此言熱病始于眩暈而胸膈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
足少陽膽經也。▲王註以為兩經之并榮穴主之。

太陽之脈色榮頰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此言外病六氣之熱

內有五藏之熱始在氣分而未及于經榮者當急取汗而解勿使外內相交而成不救也傷寒論曰太陽之為病脈浮見太陽之脈者乃六氣之病始在太陽之表陽此外因之熱病也榮華也謂赤色之榮于頰頰之間乃五藏之熱始病氣而見于色此內因之熱病也曰骨者謂尚在內而隱見于皮膚之間當此之時五藏之榮色尚未與表陽之氣相交表陽之熱尚未與五藏之榮氣相交故良工曰病在太陽者可從表汗而解熱在五藏者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今且得汗是可得待時而已矣若不急從汗解則太陽之熱與藏熱相交而太陽與厥陰之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矣○按此節與玉機真藏論之所謂傳化有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今人有大病之義相同蓋表陽之邪始病太陽六氣相傳移皆有次入者入者因五志內傷而五藏內熱太陽之脈與厥陰脈爭見者是太陽之熱與肝熱相交矣蓋太陽為陽之始厥陰為陰之終與太陽五藏陰交爭是表陽之邪不以次入而與五藏之熱隨所乘傳陽脈與陰脈爭見者皆為死證故不必備言五藏也當知表陽之熱先氣而經經而藏五藏之熱亦先從氣而經內而外也外內之熱交出于陽分者生重逆于陰分者死
其熱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
此言表陽之熱與藏熱首節論內熱與外熱交爭此論外熱與內熱交爭

按少陽之脈色也六氣發原于腎故熱病內連腎者少陽之脈色也
字王氏所增當作衍

**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足太陽膀胱經之病脈赤色榮于頰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頰為諸骨之宗太陽與腎為表裏腎主骨也熱雖榮于頰骨而猶未交于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時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太陽之病待壬癸日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厥陰之弦脈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太陽受病當傳入于陽明今又厥陰之脈來見是土敗而木賊之也木生數三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也揚上善云足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成水
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于腎腎為熱傷故死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頰前頰也外見少陽

之脈少陽之熱病也色榮頰前腎藏之熱病也

此舉少陽膽經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脈赤色榮于頰前則是頰骨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熱雖榮于頰前而未交于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時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

日可愈也揚上善云少陽為木少陰為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脈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

曰氣穴
曰禁在
取氣穴
病在榮
者取榮
穴
靈樞經
曰窮骨
者骸骨
也
高上照
應前胸
中高中
上章單
論外因
之熱病
此章未
結單論
內因之
熱病此
上下照
應之章
法

上章重
在表裏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高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

張此言刺未病者當取之氣穴也。氣穴者瀉五藏氣分之熱。故曰三椎下間。四椎下間。乃谿谷之會穴。與五藏之俞穴不同也。胸中高上。乃心肺之宮城。主胸中熱者瀉肺熱也。高中熱者瀉心熱也。不曰心肺而曰

胸中高上者。言言熱在氣分而不于藏真也。禁在骸也。項上三椎陷者中。此言五藏之熱入于經榮者。當取之骨穴也。脊骨

椎陷者中而取之。蓋氣為陽。榮血為陰。故取氣穴在三椎至七椎之間。從上而下也。取榮者

之穴在骸骨之十四椎而上至項上之三椎。陷者中而取之。男北橫曰此所謂刺之及者。

靈春節之謂椎。椎窮之謂骸。按督脈經三椎下間。名身柱。四椎下間。無穴。五椎下間。名神道。六椎下間。名

而下數之。則椎得矣。未句舉數椎之大法也。

頰下逆顛為大瘕。下牙車為腹滿。顛後為脇痛。頰上者高上也。此復結內府五藏之熱。不重感于外邪者

乘傳也。頰下為頰。如頰下之色上逆于顛。是腎熱乘肝。當為大瘕泄。如下于牙車。是腎熱乘胃。當主腹滿逆

于顛。後是熱邪乘膽。當為脇痛。如逆于顛上者。是在高上心肺之分也。蓋言五藏之熱也。見于面部。而有外

邪之熱者。當治其未病。交爭勿使外內相合。而成不救之死症。如五藏之熱。見于面部。而無外因之熱病者

亦當治未病。乘傳勿使其有。瘕泄腹滿之病。男北橫曰此篇首言五藏之熱病。末結五藏之熱色。自相乘傳

益應略曰。有在外之熱病。有在內之交爭。如止病在內而不感于外邪者。只當于在內之藏府中求之

交爭。故復以靈樞五色第四十九篇此證明之。即面部以知病。莫詳于

馬此總面部之色。而知腹中之病也。色見于頰之下。而又逆顛而上行。乃大瘕泄之疾也。按靈樞五色

篇當以顛下為大小腸之分。難經亦有。大瘕泄。色見于下牙車者。為腹滿之疾。色見于顛之後者。為

脇痛之疾。按靈樞五色篇。以顛為肩。以顛後為臂。則此曰顛後者。顛之後也。故指為脇。色見于頰之上者。為高上之疾也。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

首二節論熱病故名篇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者

陰陽此

章重在

邪正虛

實曰評

論詳熱

邪心由

正氣而

解如邪

氣勝而

精氣傷

則死矣

邪在膚

勝者得

水穀之

汗而解

得汗而

脈尚躁

或者陽

邪交于

死也溫病者冬傷于寒先夏至日發者為病溫也陰陽交者謂汗乃陰液外出于陽陽熱不從汗解復入之陰名曰陰陽交交者乃正不能勝其邪而邪復傷其正氣故為死證帝曰願聞其

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穀穀生於精汗生于水穀之精水穀之精由精氣之所化故曰穀生于

而曰皆生于穀者言腎藏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交爭于骨肉者邪氣伏匿于

之精亦水穀之所生也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交爭于骨肉者邪氣伏匿于

爭而發為溫病得汗是精氣勝而邪當共併而出矣倪冲之曰胃主肉腎主骨穀精之汗而後解精勝則當能食而

汗出于胃血液之汗原于腎邪在肉者得水穀之汗而解邪在骨者得腎精之汗而後解精勝則當能食而

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

立而傾也此言水穀之精由腎藏精氣之所化所謂穀生于精也夫腎為水藏受水穀之精而藏之其精

生者也今汗出而邪留不去則熱邪復傷其陰精矣精氣受傷則不能復與陽明合化而

使之食是精氣之生原並絕其壽命可立而傾也董惟園曰互相生長之道旋轉如環且夫熱論曰汗出

而脈尚躁盛者死此復引熱論以釋明汗生于穀穀生于精不能食而精無俾者之義靈樞熱論篇曰熱

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或躁得汗靜者生夫汗者精氣也汗出而脈尚躁或者是邪氣盛而精不勝

也陰脈少陰之脈極終也此邪熱之氣而少陰氣終也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是陽熱盛而胃氣絕也今脈

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脈不與汗相應者胃氣虛而精不勝其邪

志狂言者是精氣傷而志先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病而留者一死也胃氣絕者一死也腎

志先死者不過一日半而死矣氣絕者一死也夫腎為生氣之原腎之

精氣由水穀之所生水穀者謂邪病去而生氣已絕必死之道也以上論邪正陰陽之理而歸重

于正氣之生按靈樞第二十三熱病論云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或此陰脈之極也死

原不可傷也刺膚喘甚者死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或此陰脈之極也死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
張按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以制勝汗者精氣

液四布汗出溱溱水穀之精氣也又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精奉心化赤而為血血之液為
汗此腎藏之精氣也是以上節論汗生于穀此以下復論風傷腎藏之精為蓋風行則水道之氣泛溢則精

氣自虛此節論風動腎藏之精氣前一節論風動腎藏
之水氣腎風節論風動腎藏之水邪而總屬精氣皆虛
也病名曰風厥
張風為陽邪開於肌腠腠理之汗水穀之精也津液外泄風熱留之故身熱也風熱不去則

之厥逆也上節論病雖愈而正氣絕者死此以下論邪病雖留而根
本不壞者不死邪正虛實大有死生之關俟而學者不可不審也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

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
張巨陽太陽也太陽之氣主表風為陽邪傷人陽氣
在上則陰氣從之

從之則為厥逆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張表裡者陰陽也刺表以瀉風熱之陽邪刺
之則為厥逆矣

汗之
張按陰陽別論靈樞
五變篇俱有風厥

張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為風厥之證而當行補瀉之法也汗出之
後復有身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正以足太陽勝

脫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為表裏也腎經得勝脫之風熱則氣上從之而為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
瀉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帝曰勞風為病何如
張此論勞汗當風而傷其腎也煩勞則陽氣外張精氣內
絕陽虛于外則易于受風精虛于內則反動其水氣矣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

風動寒水之氣法當在肺下水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或水
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

而重感于風則使人強于上陰精
竭而更受其傷故目盲不可視
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

涕肺主皮毛肺受風寒故惡風而振寒也
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而違于風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

厥逆于上則有形之水將欲隨之故當急
救其水邪勿使其上溢以致不能俛仰也
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

而愈中年精氣虛者五日老年精氣衰者七日三五七者陽之數也謂得陽氣之化而陰水自出入之效出

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出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

此言水寒之邪逆于肺下者又當從上竅以出之此上下分消

之法也夫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今腎藏之水氣反逆于上則四藏之津不下歸于腎反凝聚於肺下故當

效而吐之肺之下竅也或從脾而出之口或從肺而出之

鼻皆涕唾所出之外竅也肺主氣而至清虛故邪濁傷之則死

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法也勞腎勞也從勞風生故曰勞風腎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腎勞

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勞氣上薰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此

為勞風之病然所以治之者亦惟救其使仰而已蓋強上冥視唾出若涕不能使仰此疾最為苦之今特

救其使仰則膀胱引經上肺者計在三日中年者計在五日素弱不精明者計在七日可使效出青黃涕

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所以必救其使仰而使之出耳

按此節之辭似為醫藉中之勞證其治之之法止有以救使仰一句當為針法及導引之法但其法不傳

不敢強為之附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胛然雍害於言可刺不

腎風者因風而動腎藏之水故又名風水胛是胛也胛然

逆故塵害於言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

腎為風邪所傷則精氣已虛故不當刺虛反刺之從五日其逆氣必至平脈篇曰腎氣微少精

以時風動氣而育形亦將欲隨此論風動形之外而氣必至

偃則效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

病名風水者因風而動其水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

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往來之故時時發熱腎為生氣之原故少氣也湯加于陰則汗出濕熱上蒸故從胸背而直上于頭熱在下焦故小便黃也

○倪冲之曰太陽與少陰標本相合風邪傷腎始病太陽甚則入胃今腎熱上蒸亦隨太陽之氣而上故從胸背而上而至

于頭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效甚上迫肺也

此申明陽邪傷陰而動腎藏之水也正偃似卧也水

上乘于胃則胃中不和故不得正偃肺脈下絡大腸

還循胃口故上迫肺也。上節論陽熱傷其精氣此復論動其水焉。○倪冲之曰勞風法在肺下謂水氣迫于肺下而所出之涕乃是肺液非腎藏之水也。蓋肺乃水之生原腎氣反逆則水原凝聚于上矣。今正偃迫肺亦係胃氣上乘而非腎藏之水即目下微腫亦屬水邪在腹而腫見于目下當知腎虛水泛止至于腹耳。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中必使目下腫也。張大陰者至陰也水邪上乘于腹始目下脾主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張真氣者藏真之心氣也心屬火而惡水邪水傷胃而漸及于脾故微腫先見于約束也。

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張真氣者藏真之心氣也心屬火而惡水邪水傷胃而漸及于脾故微腫先見于約束也。

清水也。張此言水氣上乘始胃而脾以心氣上逆于肺則效出清水。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效甚也。張此言腎邪上乘于胃則胃氣上薄于心胃氣薄于心則心氣迫于肺矣水邪乘胃故不得卧胃絡上亦從下而上焉。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腫難以行者胃脈在足

此復論藏府之氣。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腫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亦從下而上焉。

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腫難以行者胃脈在足

也。張此言水氣乘于經脈之中隨經環轉復從上而下也。水病本于胃而隨經下泄故腹作雷鳴薄于脾則身重難以行也。○倪冲之曰按經旨水邪止乘于胃其薄脾于肺迫心乃胃氣之轉

乘非水邪直至于心下蓋腎者胃之關也水出于關則邪留在胃故曰病本于胃。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

胞脈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張中焦之汁統溢于腎而為液為汗此節首論風傷腎藏之精末結不能奉心化赤蓋此篇詳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汗液以制勝前章

論致精之汗不能勝邪者死此言腎藏之精為風邪所傷而又不得心氣下通以化赤是風邪亦不得汗解矣再按榮氣之道納穀為實穀入于胃乃傳之脈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榮于經逆常榮無已血乃

中焦水穀之汁而行于經脈滲于皮膚有二道焉夫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此專經而行于經脈之血也

流溢于中布散于外者是流溢于胞中布散于皮膚之血也胞脈屬心得心氣下通而為血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

或則淡滲皮膚生毫毛男子至唇口而長鬚鬚女子至胸中而下為月事是血之液為汗者乃滲于皮膚之血非經脈之血也故舉女子之日事以申明之氣上迫肺者真氣上逆口苦舌乾驚則效甚是心氣上逆而

不下通也。○王方侯曰出汗紅于日曠此穴論奇病論靈樞篇疾診尺篇

註此節詳論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而者首面也附者足面也面附尻然而腫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腫曰水是也。又害于言者蓋腎之脈從腎上貫肝兩入肺中循喉嚨使古本故妨于

有形之

水于于

脈外無

形之氣

乘于脈

中

此篇雖

曰評熱

然皆論

精血汗

液之生

原蓋知

生知始

之原則

知所以

養正而

勝邪矣

水穀之

精藉腎

藏精氣

之所化

胞腎之

精血由胃所生者入于經絡循腹行者滲于皮膚故曰浮面外曰腹右在別走氣營矣

此節論心腎水火之氣上下失調則病心火乃地二所生之太陽少陰之生陽也

言也熱其背脊既虛則不當刺而不當刺而刺若渴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胸背不上至頭皆汗出必有手熱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湊于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其氣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湊于陽經者其陽經之氣必虛邪之所湊于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湊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脈絡于少腹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其氣者以腎脈注胸中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脈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腹中鳴者以真氣上逆于目下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不得卧卧則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以病本于胃胃中作鳴在足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滿塞也身重難以行者以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脈閉也正食以胞脈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惟此一證則有異耳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調和也 言人之陰陽水火榮衛氣血表裏上下皆當和調逆調則為病矣

內論諸證或陰陽偏勝或營衛俱虛或卧行喘息皆逆調使然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

張 此論上下陰陽之不和也非常溫者謂非常藏之熱在裏也為之者乃陽熱之氣為之也 **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 **張** 火為陽而居上水為陰而居下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于上也

據第三節以並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也當為內傷耳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 **張** 身非衣寒表無寒也中非有寒氣裏無寒也寒從中生者謂寒從陰中而生也 **岐伯曰是人**

多痺氣也湯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張** 痺氣者氣閉也湯氣少而陰氣多者因是人多痺氣故也

于陰而陰氣或陰氣盛則湯氣漸衰陰寒之氣過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蓋熱出于湯火故煩寒出于陰水故如從水中出此上下水太陰陽之不和也

註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痺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陰氣陽氣與上節同▲按此曰痺氣者即靈樞壽夭剛柔篇篇之所謂寒痺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

張此論表裡陰陽之不和也四支為諸陽主氣四支熱者陽熱而熱更甚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水不能滅火而陽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

張陰氣虛者裏陰之氣虛也陽氣盛者表陽之氣盛也陽受氣于四末陰受者自相得而為熱也陰氣少者少陰之精氣復也少水者津液少而不能還入胃中則火盛而不能滅矣夫腎主藏精陽明之所生也腎之精氣復上與陽明相合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陰氣虛少則陽獨治矣然獨陽不生謂不能再生也其陽熱惟此獨盛

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燥也

張此釋明陽明之風熱之陽邪也二陽之氣生于皮膚肌腠之間而又逢

又所主肌腠也二陽之氣生于皮膚肌腠之間而又逢

註此言病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陽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逢風寒而風相得况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獨勝而止是

以過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燬也▲按此節當為內傷兼外感者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為何病

張身寒而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者太陽之在裏也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

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

張腎氣勝者腎水之氣勝也以水為事者膀胱之水勝也謂其人水寒之藏之精枯不長而膀胱之一水不能勝二火矣夫腎主骨髓水生非腎脂不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生則髓不能滿于骨是以寒至骨也以上兼論陰陽水火互相生長之道

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燻筋也

張肝者一陽初生之木火也心者地二所生之君火也腎為牝藏孤藏也孤藏之陰藉太陽標本以合化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膀胱之津液不能勝二火故其

易曰五
位相得
而各有
合兩陽
相得者
二陽與
一陽三
陽自相
得也陽
生陰藏
皆藉我
生之氣
以合化
陽明不
得所生
之陰則
獨陽不
生少陰
不得所
生之陽
則孤陰
不長
長上聲
心為陽
中之大
陽府為
陰中之
下陽腎

之化以
為孤藏

之不
調也

論語 此言病有寒極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知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大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不能溫之而不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頗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為事縱欲忘返故足太陽勝脫之氣衰少不足少陰腎經之脂枯况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有非湯火厚衣之所能熱也其所以極寒者信由于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固一陽也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有君火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痺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持身寒而已哉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
此論榮衛之氣不和也苛虐也岐伯曰榮氣虛衛氣實

也
虛實者不和也言榮氣不得衛氣之和則榮氣虛衛氣不與榮氣相和則衛氣實也蓋陽道常寔故曰寔然則過猶不及也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衛俱

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
不仁者不知痛癢不用者痿而不勝蓋言榮衛不和則兩者皆虛矣榮衛兩

釋明上文之所謂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人身者榮衛之所循行也志者五藏之神志也本藏篇曰經脈

虛實者乃不和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人身者榮衛之所循行也志者五藏之神志也本藏篇曰經脈

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喜怒者也故氣血和則經脈流行榮

覆陰陽筋骨勁髓節滑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履經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真魂魄不散

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平常也是三者之所當和調

者也如三者皆相失而不相有則氣血不行魂魄離散而死矣此言榮氣當與衛氣和調榮衛之氣又當與

神志和調者也

論語 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榮衛俱虛身志不應其死必也苛痛重也即下文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寒

熱痛痒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絮也而其苛自若正以營氣者陰氣也運于內為

陽之守故其氣虛衛氣者陽氣也運于外為陰之使故其氣寔太陰陽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

氣也主內故陽道寔陰道虛此即本節虛寔二句之義指大凡榮衛二義之義論之非就肉苛者一人而

言也惟此肉苛者營氣虛則營不能生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充皮膚肥

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肉甚羸重其肉未必有減于昔也且其身用而志不內應志為而身不

外隨兩者若不

相有然故曰死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四

卷四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

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張此論經氣上下之不調也。經岐伯曰。

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張一呼一吸曰息。有音者呼

之三陽。從頭走足。故三陽者下行。今反逆而上。以致呼吸之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

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張按靈樞動輪篇黃帝問曰。經脈十二

也。岐伯曰。是陽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

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馬。伏行也。以息往來。故

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蓋言十二經脈皆足陽明胃府之所生。胃氣

上注于肺。以司呼吸。下注于腎。以資十二經脈。故曰陽明者胃脈也。言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胃之所出血

氣者。從天絡而上。注于肺。從腎脈而下。注于足少陰也。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則謂不得卧。而息有音。手太陰

逆則為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足少陰逆則為不得卧。而喘也。此論經脈呼吸之逆調也。下經者。即下文之所

謂不得謂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蓋陽明之津液隨氣而下。注于腎。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腎之

水氣反上。客于陽明。是以胃不和。卧不安也。○再按上十馬。息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衛宗氣。如弓弩之發上

注于肺。以行呼吸。以榮經脈。居十分之十。馬。下八馬。伏者。謂陽明所生之津液。下注于足少陰。如水之下岸。

居十分之八。馬。蓋榮氣宗氣。衛氣皆主上行。是氣之十分皆上行也。津液二分行于經。隨八分流溢於腎。故

止八分而伏藏于下也。何道從還者。衝脈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衝脈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

氣街者。氣之徑路也。如絡絕。則徑通。是流溢于腎藏之精液。從衝脈氣街之道路。還循于十二經脈。如環無

端。而莫知其極。此血氣始生之根原。經脈循行之道路。學者所當用心。理會者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

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張此

手太陰之逆調也。肺主呼吸。肺之絡脈逆。故呼吸不利。而息有音也。夫脈之循于裏曰經。浮而外者為絡。外

內上下。經絡相貫。循環無端。絡脈逆則氣留于經。而不行于絡矣。絡脈浮于皮膚之間。其病輕微。故止息有音。而起居如故也。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帝曰。

善。張此言足少陰之逆調也。夫津液者。水穀之所生。腎者胃之關也。胃之水液從關而下。入于腎者。咽也。如

風寒暑濕皆能為瘧風為百病之長故首言風而後論暑濕

安也故曰腎者水藏主藏津液又主卧與喘也夫乎太陰足少陰陽明主血氣生始之根原經脈呼吸之道
路人之身總不外乎水火陰陽榮衛氣血是以上章論水火陰陽之寒熱後章論呼吸經脈之逆調○楊
君立問曰帝問有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是耶非耶曰此節專論氣之呼吸脈之順逆蓋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
筋骨利關節者也是以三陽之脈上行則氣逆而為息有音如三陽之脈下行而止陽明不得從其道是
當不得卧而息無音矣知病在經脈則陰陽不和而不得卧筋骨不利而不能行病在絡脈故止息有音
而起居如故矣聖人立言渾然渾括或言在意中或按病能論人有卧而有所不
意在言表奈何後學不細心體認而妄為臆論耶

論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於胃者有關於肺者有關於腎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卧者是不能安卧
也而鼻息呼吸喉間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足陽明也凡足之三陽其脈自頭走足今足陽
陽明之氣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不
得卧也正下經所謂胃不和則卧不安也人有或卧或行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
絡脈逆也絡脈者列缺為絡穴其氣旁行于手陽明經今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于本經而不能行之
別經越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人有不得安卧而卧則必喘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
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流故水客則卧不安縱卧而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今腎經水宜乎
其卧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之所答者三有脫簡耳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卧而息無音者
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卧而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
行則骨勞所以至于喘也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卧皆難喘則甚有于此音所
傷之尤甚者歟

瘧病篇第三十五

論瘧疾虛之義故名篇當與靈樞經靈樞篇第七十九參看

黃帝問曰夫瘧瘧皆生于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
論吳崐曰瘧亦瘧也夜病者謂之瘧晝病者謂之瘧方書言夜市謂之瘧而蓋本乎此也蓄病息邪伏也虛于餘

曰瘧者惟大瘧金酷虐殆甚也岐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頤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
如破渴欲冷飲

論伸欠引伸而呵欠也衝氣同邪氣將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
寔更作陰陽相移也

論邪正陰陽之氣上下出入故交爭于上下也病并于陰則陰寔而陽虛并于陽則陽寔而陰虛是虛寔更作陰陽寒熱相移也陽并于陰則陰寔而

寔更作陰陽相移也

此論瘧
之後熱因
于陰陽
相并

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

和與衛氣內薄則三陽之氣同併于陰矣併于陰則陰虛于內而陽虛于外陽明之氣主肌肉而經脈交

于頷下是以寒慄鼓頷太陽之氣主表而上升于頭其經脈上會于腦出于

項下循背脊故腰背頭項俱痛馬蒔曰陽氣陷則陰氣勝經云病痛者陰也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

骨寒而痛寒生于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

陽虛于外則陰勝于

裏矣經云二陰主裏是以骨寒而痛而寒生于內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并于陽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

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是以喘渴而欲冷飲也○盧子銜曰不列少陽證形者以太陽為湖陽明為闔

少陽為樞而開之能開闔之能闔樞幹之也設舍樞則無開闔矣離開闔無從覓樞矣

故開闔即留樞機豈能獨留倘中見樞象即為開闔兩持所以持則俱持陷則俱陷矣此皆得之夏傷於暑

熱氣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

盧子銜曰以夏氣通于心心主榮而之故也經云以即經隧所歷之界分每有界分必有其舍如行人之有傳舍也○倪冲之曰天之暑熱與君火之氣相合心主榮血故邪藏于榮舍衛氣者陽明之悍氣也風木寒水乘侮王氣故風水之邪與衛氣併居此令

人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間與衛氣併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

夜行於陰此氣得陽面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

性暄發致腠理開但開不能夜閉耳不即病

者時值夏令氣從內而外衛氣仗此猶可得禦因遇秋氣機衛已轉自外而內矣其留舍之者令汗空疎腠

理開風遂乘之以入或得之以沐浴水氣舍于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風干

水氣亦得陽隨衛而外出得陰隨衛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也○莫子晉問曰衛氣日行于陽莫先入

于陰而致寒慄伸欠也曰邪得陰而內入得陽而外出邪氣與衛氣并居故同邪內陷非衛氣之行于陰也

夫內為陰外為陽邪留于形身之外與衛氣併居從世後痞誤也蓋靈樞篇論作稿其義同蓋稿

衛應乃作衛氣日行于陽故發于日也。王註以為老瘧不必然格致餘論朱丹溪亦以為老瘧乃日隔兩日

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繼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以夏傷于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

日而作也瘧瘧者瘧之總稱也。瘧音皆從世後痞誤也蓋靈樞篇論作稿其義同蓋稿

而一作纏綿不故有是名愚思本節有是以日作句則每日一作之瘧亦是瘧瘧非必隔兩日乃瘧瘧也但本節起語曰瘧瘧昏生于風則皆之一字凡寒瘧瘧瘧瘧不分何謂發時之謂作呻為腎之聲也况第十一節明有間也據下文有數日之語何嘗另指為路訓之伯言瘧之始發一身毫毛先起隨即呻欠交至寒慄鼓頭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希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為問伯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陰陽

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于陰也。當是之時，則內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顛；蓋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交承部分皆痛。皆後下廉出大迎，下人迎，今胃之經氣虛，則惡寒戰慄而顛顛振動也。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項痛也。此下文所謂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頭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故膀胱之經氣虛，則腰背項痛也。此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寒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篇之生于內也。外馬寒慄鼓顛，而內馬骨寒而痛，故中外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篇下文之詞，必于此添出此意，殆與內馬發熱方有來應。陽與陰復并于下，則外之陽氣或而內之陰氣虛陽或則外熱陰虛則內寒，內外皆熱所以發喘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瘧氣者，陽并于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陽勝則寒，陽勝則熱。此數語見第八節，彼此義正相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于夏之暑發于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為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于暑熱氣或藏于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榮氣在內為陽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于陰氣之中，特未之發焉耳。至于人之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合于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下文所謂秋傷於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于榮而風寒居于衛，榮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于外二邪隨之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于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瘧之所以蓄也。內者得陽而外出瘧之所以發也。夜行于手足六陰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瘧之所以蓄也。內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末，蓋至是而備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為先寒而後熱之寒瘧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此言邪氣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於外，裏陰之邪留著于內，陰邪與陽氣交爭，而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按此節經文與薄于五藏募原之因不同。

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此言瘧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于邪氣之舍深內薄于榮氣間，與夫五藏之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于外，而此陰邪附着于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著者其發難。

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
此言邪于風府而不于背脊之間者，發作有早晏也。衛氣循脊而下，與衛氣相遇故也。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

節故其作也晏。此邪先客于脊背而與衛氣相遇故也。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

當知問
日之隱
邪客于
脊背之
腠理故

問去聲
著者同

開而後于風府
督脈主陽
主陰陽
脈從上
而下陰
脈從下
而上真
氣從之
亦三陽
行陽三
陰行陰

其出于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骶骨。此申明衛氣日下一節則上會于風府也。亦晏故病作日晏。蓋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則客于脊背之邪運入。二十二日入于脊內。注于伏

膂之脈。真氣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日作益早也。張伏膂伏膂膂也。衛氣外循膂而下。內循膂而上。其氣上行九日出于缺。伏膂伏膂膂也。衛氣外循膂而下。內循膂而上。其氣上行九日出于缺。

盆。其氣日高。則會于天府。按此當與靈樞篇首節參看。但此曰二十五日者。連風府之項骨三椎而也。日早故作日益早也。言彼曰二十一日者。除項骨言自大椎而始也。故二十日與二十二日亦不同。

此承第一節言瘧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于風府。即督脈經穴也。自項瘧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曰風寒等邪初客于風府。即督脈經穴也。自項

脊膂脊下行。脊兩旁為膂。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且復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于頂。轉行後項大會于督脈之風府穴。凡人之一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項骨。又名百勞

成也。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于風府也。始時入于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骨。則二十六日乃入于脊內。注于伏膂之脈。即膂之脈也。由是

循腰內後廉。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脊上貫肝高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之脈也。由是循伏膂之脈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中。即陽明胃經穴也。在前領下橫骨陷中。其氣日

高。故瘧之作也。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又按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為入深而至後第十高。故瘧之作也。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又按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為入深而至後第十

一節。言有間日數日發者。為邪氣與衛氣不相值。何朱丹溪乃以為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一日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之義。何據而然。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

乃作也。募原者。橫連藏府之膏膜。即金匱所謂皮膚藏府之文。理乃衛氣逆行之腠理也。不得與衛氣皆出。故間日也。

此承第二節言瘧之問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于風府。腠理乃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

其日作者。奈何。帝問邪有不于風府而入。岐伯曰。此邪氣客于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

其日作者。奈何。帝問邪有不于風府而入。岐伯曰。此邪氣客于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

中各有分別

所則不得當其風所也故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

則其發日晏衛氣虛而日上則其發日早此邪從風府而留于合膂之間者也若邪中異府則不得當其風府矣若邪中于頭項衛氣行于頭項而病作中于腰背手足邪即舍于腰背手足之間衛氣行至腰背與腰背所舍之邪相過而病作衛氣行至于手足與手足所舍之邪相過而病作此或發于早者每日早發或發于晏者每日晏發若容于風府之邪日晏而日早也○張兆璜曰風病循督脈而下至脊內循衛脈而上

衛氣之隧道故邪乃留于此內者過衛氣之上日下而病有早晏之分

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謂衛氣之所合者謂衛氣行至邪氣之所在處與邪相合而病作故風邪或中于處而發必開其腠理腠理開而後邪正相合邪與衛合之處即其府也不當風汗之汗字去靈樞

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確有日作者乃邪氣因衛氣而出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也帝言衛氣每至于風府則腠理乃開則邪氣乃入入則病作

至風府乃因衛氣反入此乃衛氣之虛者也今邪氣與衛氣日下一節則邪氣所發去風府已遠不必盡留于風府而邪氣之每日大會于風府而其應日作者何也伯言邪氣者必容于頭項之風府循膂而下

如第三節之所入也是以邪中行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者邪氣至于背而病中于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邪氣中于手足而病衛氣所在之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乘虛而入者則邪氣亦不盡出入于風府故隨衛氣而發者如此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

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

隨經絡以內薄與本經風論之風氣相應乃作也

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瘧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暑有寒亦有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瘧則有作有止得以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四

于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沉而依薄于內如上文日下一節舍于榮氣舍于五藏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

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

風寒曰淒水寒曰滄蓋夏時暑熱薄蒸腠理開發或汗濕從風或得之于沐浴水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至秋時復傷于風風寒兩感是以寒熱之病成矣按此節所論先寒後熱與上節不同上節以夏傷之暑藏于榮之所舍秋受之風寒與衛氣併居蓋榮為陰衛為陽此氣得陰而內薄得陽而外出是以榮舍之邪先行于陰而為寒復行于陽而為熱此乃吾身中之陰陽寒熱也此節論夏受淒滄之水寒秋傷于風之陽邪此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

天之陰邪感一身之陰寒天之陽邪感吾身之陽熱是以先受之寒先從陰而病寒後受之風復從陽而病熱病以時作者應時而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

王水曰以其先熱故謂之溫倪冲之曰此天之陰陽病人身之陰陽陰陽兩感是以寒熱交作雖有先後之感與故病新病不同學者亦宜體認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

此節承上文而言上文之所謂溫瘧者邪氣藏于其但熱不寒者邪氣藏于骨髓之中而腎陰之氣先與骨氣相絕是外邪不及于裏陽病極而復反入之陰氣故少氣心惡熱故煩冤手足為諸陽之本故手足熱經云諸嘔吐酸皆屬于熱以溫瘧水寒當作小

之不復寒者名曰瘧瘧瘧單也謂單發于陽而病熱也虛于絲曰瘧瘧有三也此其一也

此言瘧有寒瘧溫瘧瘧瘧之殊也夏時傷于大暑矣其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猶未透發瘧也至秋傷于風則瘧成矣但其作時則先寒而後熱耳正以寒氣屬陰風氣屬陽今小寒重感于夏而風氣又感于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于暑而感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感于風則寒氣以為之病機名曰寒瘧有等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為之病機名曰溫瘧

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為之病機名曰溫瘧

者最多要知溫瘧原非秋時有也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者陰氣也故氣秋時之瘧惟先寒而後熱氣阻絕也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于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感而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證少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脾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瘧瘧也此

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脾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瘧瘧也此

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脾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瘧瘧也此

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脾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瘧瘧也此

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脾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瘧瘧也此

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脾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瘧瘧也此

氣虛也。以發之。于秋者。然。按本經分。明言。瘧之由。成。有。暑。有。寒。有。風。而。未。丹。谿。乃。謂。有。食。有。疾。又。謂。有。開。有。疾。瘧。瘧。瘧。者。獨。非。三。氣。成。瘧。而。瘧。後。有。食。疾。虛。證。非。食。疾。虛。證。即。能。成。瘧。也。又。符。咒。魔。之。吾。心。似。有。所。恃。而。瘧。遂。不。發。耳。若。則。瘧。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于。天。地。間。何。所。耳。

帝曰。夫經言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

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其為病逆。未可刺也。張陽熱為有餘。陰寒為不足。經言引靈樞順逆篇之言。熇熇。熱甚貌。渾渾。渾邪或而脈亂也。漉漉。汗大出。伯言當此之時。邪病甚而正氣逆。故未可刺也。

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與陰復并于外。則陰虛而陽寒。故先熱而渴。張此言寒熱始發之時。乃陰陽之氣交并。正氣錯亂。未分。故

未可刺。張此言熱為陽寔。而有餘。寒為陰虛。而不足。所謂有餘不足者。陽氣邪氣也。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

熱。張上節論陽氣虛寔之寒熱。此論陰陽勝并之寒熱。皆屬陰陽未和。而邪氣方成。俱未可刺。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張此復論在天陰陽

風者。陽邪也。寒者。陰邪也。風寒之氣。變幻不常。如病風而為熱。熱則陰邪之寒氣復至。病寒而為寒。極則風邪之陽氣復至。當知寒熱虛寔之有三因也。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

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張上節論陰陽交并。正氣未分。故未可刺也。兵法云。無迎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避其來銳。擊其惰歸。○飽冲之曰。如火之烈。陽熱盛也。如風雨不

可當陰。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張邪氣未發。則正氣未亂。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去。所謂治未病也。若待

復至。王註。復字請。甲乙經。全元起。以至字連上。請者是。亡無同。按引經言。有二。俱出靈樞逆順第五十五篇。張其已發。雖良工。弗能為。為其氣逆。故也。上節論治其已衰。此先治其未發。

黃帝內經素問合卷
卷四
十二
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成。故當乘此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人之病熱其勢似為有餘。人之病寒其勢似為不足。殊不知經言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真

氣之不足而外感之為熱為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意全在須其自衰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相類故借其解以發之言瘧者之寒也非湯火之能溫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水水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時也正瘧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以後刺之之法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熇熇者熱或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脈脈以邪感而亂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汗大出也茲而無刺之者為其病勢正盛而刺之則逆其病勢所以未可治也是何也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入之陰則陽氣并于陰勝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外之陽氣寔故隨熱而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觀之則瘧氣繼焉并于陽則陽勝始焉并于陰則陰盛或則為寒陽或則為熱如此風此段正與首節相同正以瘧乃風寒不常之氣病極則復至不持一發而已方其發時熱如火速如風雨謹得而止故經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害真氣因其衰時而刺之則事必昌乎此正無刺熱感脈亂汗多者之謂也又經曰瘧未發時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其已發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為有效不但用針為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義當與靈樞逆順篇參看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張早者謂病之未發也暮者謂病之已衰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

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

而未得并者也張此申明治末病之法也且者未定之詞言瘧之將發陰陽之將移必從四末始蓋三陰三

發之時堅束其四末令邪在此經者不得入于彼經彼經之經氣不得出而并于此經審其證而候其脈見其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而去之此陰陽真氣往來和平而未得交并者也○倪仲宣曰瘧氣舍于皮膚肌腠之間故病見于孫絡

張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移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為十二經并榮俞經合之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

屬手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于大腸一陽一陰為之表裏故陽已為邪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即肺與大腸以為十二經之例必先于未移之時堅束其四支之處使邪氣在此經者不

得入于彼內之陰氣不得出于外又必細審詳候見其邪在孫絡至或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真氣自往而邪未得并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張言瘧病未發之時其脈候證候何如而應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

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言瘧者有陰陽更并之或虛皆當氣之所在也如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言陰陽之所以更或更盛者衛氣行之也衛氣者集則復行陰而行陽者也是以衛氣相離其病得休衛氣

病也此言瘧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休也帝問瘧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瘧氣之發必

躁在陰經或則身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馬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此瘧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于六府而有時相

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六府者謂六府之募原也六府之募原者連于腸胃之脂膜也相失者不

相得其邪故或間二日或數日乃作也與衛氣相連也蓋六府之募原其道更遠有所不到故有時相失不能

原更下而遠故有間二日或至于數日也張介賓曰按大經言瘧之問二日及數日發者以邪氣深客于

六府之間時與衛氣相失其理甚明丹溪以作于子午卯酉日者為少陰瘧作于寅申巳亥日者為厥陰瘧

作于辰戌丑未日者為太陰瘧此不過以六氣司天之義為言然子午雖曰少陰而卯酉則陽明矣巳亥雖

曰厥陰而寅申則少陽矣丑未雖曰太陰而辰戌則太陽矣如三日作者猶可借此為言若四五日者又將

何以辨之殊屬牽強倘執此施治未必無悞學者不可執以為訓馬玄臺曰本經言問日數日發者邪與衛

氣不相值何丹溪乃以為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半間日一發者受病年半一日

一發者受病一月不知何據為狀董惟園曰看書當詳經義庶不為前人所誤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

不甚故或渴或不渴言陰陽更甚而有甚與不甚故

不其故或渴或不渴陽熱甚則渴或不甚則不渴矣

此言瘧有間二日而發有數日而發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瘧之相間而發者正以
邪氣之發必隨衛氣而出凡衛在六府而邪亦客于六府邪氣有時不與衛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衛氣
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于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瘧之為病陰出之陽則陽甚
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甚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問三日間數日者以
邪氣與衛氣不相值格致餘論宋丹溪謂三日一發陰分受病也作于子午卯酉日為少陰瘧作于寅申
巳亥日為厥陰瘧作于辰戌丑未日為太陰瘧夫以子午屬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屬少陰君
火司天則當以卯酉陽明燥金為在泉遂指之曰少陰厥陰太陰亦然牽合附會殊非經旨况子午日用
少陰藥而卯酉日又可用少陰藥乎往往用之亦無應無理甚矣且丹溪治瘧一門凡經絡治法全與內

此言陰陽更勝之有甚有不甚非日發者為不甚間二三日者為甚也

經不合故後世用丹溪之方不能取效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于晝者為氣虛用四君子湯發于夜者為血虛用四物湯晝夜俱發者為氣血俱虛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治外感俗云所謂關門趕賊也無

理矣

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

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

四時者隨四時陰陽之氣升降出入而為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反四時者非留畜之邪乃感四時之氣而為病也秋時陽氣下降天氣新涼故感秋涼之氣而為病者寒甚冬時陽氣伏藏于內即受時行之寒

得陽氣以化熱故寒不甚春時陽氣始出天氣尚寒故惡風夏時陽氣外泄腠理空疎故多汗此隨感四時之邪而即為病言風寒暑濕

熱故寒不甚蓋言風寒暑濕之邪在四時而皆能病瘧也

此言瘧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于秋時之病瘧也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于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于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

相反耳故秋時為瘧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瘧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為寒不甚春時病瘧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于風夏時病瘧者暑熱熏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

岐伯曰此復問前節溫瘧之病因是以帝問溫瘧與寒瘧病皆安舍

先傷于風後傷于寒為溫瘧此論先出于陽後入于陰為先熱後寒一

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

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而入則陽虛

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

藏真下于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冬氣通于腎故邪藏于骨髓之中

寒瘧溫 瘧其因 則同故 合并而 則其舍 則別故 復論其 溫瘧蓋 寒瘧舍 風寒舍 于皮膚 膝理之 中已論 于前矣 瘧瘧溫 瘧其舍

則同異

此詳溫瘧之義也溫瘧得之冬中于風其寒氣藏于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
自出因過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其病始時
何所出藏寒藏之于腎也正以腎主冬冬時藏邪由風陽則陰行于伏營之脈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
出于缺盆之中則從內而正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陽入陽入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
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瘧也由此
觀之則溫瘧之所舍者腎耳若夫寒瘧之所舍藏已見于第一節中矣

帝曰瘧瘧何如岐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或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寔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

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或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反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

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燦肌肉故命曰瘧瘧帝曰善此復論瘧瘧之有因于內熱者也肺主周

上衝故不泄于外而但寔于中此外內皆寔者矣氣止寔于外則邪不能外發故因有所用力腠理開而後

邪舍于皮膚之內中氣寔則邪不能內入故其氣不及于陰而單發于陽也心主血脈之氣氣內藏于心是

謂邪藏于血脈之中而氣內通于心也內藏于血脈之裏外舍于分肉之間陽氣或而無陰氣以和之是以

陽熱不衰而令人消燦肌肉也前節論外因之瘧瘧此論兼有內因之瘧瘧焉故金匱要略曰陰氣發絕陽

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燦

消肌肉是陰氣絕而陽氣獨發者名曰瘧瘧若但熱不寒者亦名瘧瘧是瘧瘧之有二證也○張九疇曰邪

舍于血脈之中而氣內藏于心與邪藏于骨髓之中而病藏于腎者同義

但腎為陰藏故邪復入之陰心為陽藏故氣不及于陰而單發于陽也

此詳言瘧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或于其身以致氣逆上衝其中氣頗寔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

以天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和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于心肺而外

刺瘧篇第三十六

此承上章以記刺瘧之法故不日論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此論三陰三

病也太陽是動病者腰似折頭項痛犬陽標陽而本寒故先寒後熱背為陽故寒從背起也熇熇如火之熾

暍暍暑熱氣也太陽乃日中之陽火故熇熇暍暍然也如熱在氣分者熱止汗出其病則愈此乃經氣之熾

上章論瘧之因瘧之症

二章當合看

張光瑣

曰瘧之

足經與

傷寒同

義蓋天

之六淫

傷人三

陰三陽

之氣皆

從足而

起也

併音亦

解解同

惡去聲

證故病難全已當刺郄中出血以瀉在經之邪焉按歲氣法時論曰心痛者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謂取手少陰之陰郄穴也此所謂郄中出血是亦當取頂上之絡郄腰下之浮郄矣王氏曰郄中委中也盧子樂曰此但詳足經而無手經者經云風寒暑火天之陰陽也

經此言勝於經之瘧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之脈從顛入絡脛運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掖脊抵腰中其支別者從臍內左右別下貫膈遇脾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

寒者亦以寒極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端端者真熱虛也則鳴者亦熱盛也張仲景以暑證為渴而此云暍暍然者其熱似暑證之熱也熱生本為真氣虛熱止則為真氣復今氣復而汗反出是

乃邪氣也或在膈中央約紋中動脈刺五分留七呼矣三壯王註又以為金門者未的

足少陽之脈令人身體解何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熱多汗甚出刺足少陽解何初生之氣病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少陽主樞寒不甚熱不甚樞象也膽病者心中惕惕恐人將捕之少陽相火主氣故熱多少陽所生病者汗出當取足少陽之使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之中刺入三分留

三呼此足少陽之榮也

此言膽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何者節謂之曰寒則寒不見其謂之曰熱則熱不見其是也王註釋解何之義本此唯惡見人如見人則此心惕惕而恐懼也然蓋膽

本為木木邪感則胃受之胃熱感則惡人但胃氣虛見人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脈解篇謂陽明感則喘而惋惋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汗出甚正以熱甚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本經之穴耳

王註以為使谿主之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矣三壯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灑淅灑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張陽明

陽合明陽熱光明之氣也病則反其本而灑淅寒甚熱去汗出則病去氣而喜見光明復其陽明之本氣也本氣復而仍取足陽明者經邪未去也故當取足附衝陽刺入三分留十呼此足陽明原也按三陰三陽

之病論在六氣則不涉經絡之有形以見太陽之先寒後熱少陽之寒熱從樞如少陰之標寒本熱此病無形之六氣也又如膽病之恐人將捕脾土之澀澀四愛少陰之嘔吐厥陰之腰痛是又涉于有形之經當

知經不離乎氣矣不離乎經可分而可合者也能明乎經氣之理進乎道矣王芳侯曰日月光明也火氣陽熱也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灑淅其寒最甚久乃寒變為熱蓋以熱感則外先寒而久寒久則始變而為熱至于熱去則汗出亦邪氣感而真氣不勝故也喜見日月光又欲見

樂音落
好去聲

瘡音隆
敦音胡
悅音邑

大氣乃快然陽明脈解篇謂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蓋陽明本多氣多血熱邪或則惡人與火而今反喜之者乃胃氣之虛故也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刺三分留十呼灸三壯

足太陰之瘡一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一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哀即取之張足太陽脾土主肺居上為陽肝腎居下為陰脾為孤藏中央上間于陰陽之間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乃宗氣之所居上出于肺以司呼吸經云心氣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一汗人不樂好太息者足太陰肝病而上及于心肺也腎病者寢汗出肝脈緩甚而善嘔所生病者為嘔逆一汗出病至則善嘔者下及于肝腎也病至者言病至于肝藏則善嘔嘔已則肝藏之病已衰而即當取之蓋言脾瘡而病至于四藏見四藏之病已衰而即當取之足太陰也不嗜食多寒熱太陰之本病也脾病而不能轉輸故不嗜食太陰居中土間于陰陽之間故多寒熱也

馬此言脾瘡之證而不刺之法也足太陰之脈支別者復從胃上高注心中故心之志為喜今于既受病母必憂之乃不樂惟不樂故好太息也脾主化穀邪氣薄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為三陽經脾之內為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高使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病乃哀也俟其哀後即取本經之穴以刺之耳▲王註以為公孫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刺四分留七呼

足少陰之瘡令人嘔吐甚多寒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張足太陰寒水主氣故嘔吐甚少陰本氣勝也大凡病熱多而陽氣勝者易愈寒多而陰氣勝者難已欲閉戶牖而處者陰寒勝也故其病難已本經曰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王芳侯曰陽熱甚者宜刺泄其邪陰盛故不言刺也

馬此言腎瘡之證也足少陰之脈貫肝入肺中循喉嚨故嘔吐皆甚其寒熱不時故皆多但就中論之腎為陰藏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胃脈欲獨閉戶牖而處今土刑其水胃病反見于腎瘡也其病難已正以土刑其水也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之本經之穴耳▲按甲乙經以為太谿大鍾主之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索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鍼三分留七

足厥陰之瘡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瘡狀非瘡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張腰痛三壯

滿厥陰之經證也木乃水中之生陽故肝主洩泄水液如瘡非瘡而小便頻數不利者厥陰之氣不化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經云肝氣虛則恐蓋肝藏之神魂不足故意恐懼也木主春生之氣厥陰受邪故生氣不足木鬱不達故腹中悒悒也宜刺足厥陰之太衝在足指本節後二寸陷者中刺入五分留一呼○朱聖公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氣虛則恐懼矣

問去聲

註此言肝癰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足厥陰脈循股陰入髀中環陰器抵小腹故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而癰也。然非真癰也。數欲小便之意耳。腎之志為恐故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腹中挹挹然而不暢也。雷刺足厥陰之穴耳。▲王註以為太衝主之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陷中針三分留十呼矣。三壯。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足六經癰方。足太陽用羌活加生地黃湯。柴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虎黃芩芍藥加桂湯。足少陽小柴胡湯。足太陰小建中湯。異功散。足少陰小柴胡半夏湯。足厥陰四物玄胡苦棟附子湯。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肺癰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
肺者心之蓋故令人心寒熱心氣虛則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物宜刺手太陰之列缺手陽明之合骨列缺在手腕後寸半刺入三分留三呼合骨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刺入三分留六呼盧之頤曰邪邪不于藏列藏證者非真藏之藏乃藏募之氣化證也莫伸超曰邪入于五藏六府募原之間不干藏府之氣則為間日之癰于藏府之氣則為五藏六府之癰涉于三陰三陽則為六經之癰故曰癰者風寒之氣不常也

註上文言足之六經已盡矣而此下五節又以肺心肝脾腎言之其肝脾腎已為上文足三陰之癰而後又重言其詳耳此節言肺癰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肺癰令人心寒者邪或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心氣不足肺邪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手陽明大腸經耳▲王註以肺經之列缺大腸經之合谷主之列缺在腕側上一寸半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矣三壯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矣三壯

心癰者令人心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心為大藏心氣熱故煩甚而欲得清水以自救熱也宜刺手少陰之神門在掌後銳骨端陷中者刺三分留七呼是也

註此言心癰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甚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甚則反寒多蓋熱極生寒也寒既久則大少衰所以不甚熱也當刺手少陰心經之穴耳▲王註以為神門主之掌後銳骨端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矣七壯

肝癰者令入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蒼乃東方之青色肝主色故令人色蒼蒼然胆主春生之氣胆氣升則藏府之氣皆升生陽不升故其狀若死刺足厥陰中病者善太息胆附于肝故肝病必及于胆肝胆封見血在內踝前一寸半陷者中仰足取之伸足得之刺入四分留七呼

註此又言肝癰之證而有刺之法也上文言足厥陰之癰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癰狀恐懼氣不足腹中挹挹然不止此在經而不在藏也肝色蒼蒼然者色不明潤也太息者病氣不舒也其狀若

主春生之氣胆氣升則藏府之氣皆升生陽不升故其狀若死刺足厥陰中病者善太息胆附于肝故肝病必及于胆肝胆封見血在內踝前一寸半陷者中仰足取之伸足得之刺入四分留七呼

死者厥陰為陰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以出血耳王註以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滿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脾為陰中之至陰故令人寒腹中脹脾土之邪郭

已汗出者下行極而上也宜刺足太陰之商丘在足內踝下微前三寸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

馬此又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脾脈上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高挾咽故令人腹中痛熱

則腸中鳴水與火相擊而成聲也鳴已汗出熱久邪散也當刺足太陰脾經之穴耳王註以為商丘主之

腎瘧者令人洒洒寒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眩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足少陰寒水主氣故令人洒

而欲其宛轉也腎開竅于二陰故大便難眩然目眩動而不明骨之精為瞳子故目眩然也腎主生氣之原手足為諸陽之本邪病則有傷生氣故手足寒也宜取足太陽之委中足少陰之太鍾太谿委中在腎約

橫紋中央有動脈太鍾在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

馬此又言腎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腰者腎之府令腎有熱則令人洒洒然腰脊痛也宛轉則難于轉身

也大便難以腎主二便而腎氣不足故大便難也目眩然水虧則大或故目不明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與足少陰腎經之穴耳王註以膀胱經之委中腎經之大鍾主之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藏瘧

交肺瘧用黃芩加芍藥湯心瘧用桂枝黃芩湯肝瘧用四逆湯脾瘧用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腎瘧用桂枝加當歸芍藥湯胃瘧用理中湯丸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胃主受納水穀故胃瘧者

受邪不能生化故支滿腹大橫脈脾胃之橫絡脈也

馬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然在經而不在府也六府止又以胃瘧重言者蓋胃為六府之長也且將也將病之時善飢而不能食縱有所食而支滿腹大以胃熱脾虛也當刺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之橫脈出血耳

王註以胃經之厲兌解絡三里主之以橫脈出血為脾經謂足內踝前斜過大脈則太陰之經脈也厲兌足大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一呼矣一壯解絡衝陽後一呼半陷中

刺五分留三分矣三壯三里在膝下二寸胫骨外廉兩筋間刺三分留三呼矣三壯

瘡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此言瘡之寒熱乃病在陰陽之氣分當取于陽明太陰馬夫三陽主表三陰主裏瘡發身方熱是邪將出于表陽陽

明者兩陽合明間于二陽之間主行氣于周身陽氣之盛也故當取陽明之衝陽搖針以開其穴瀉出其血則陽熱去而立寒矣

經者此言瘡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法也凡瘡發身方熱則刺跗上之動脈當是衝陽穴也蓋足陽明胃經者乃五藏六府之長也故取其穴以刺之
足跗上五寸動脈針三分留十呼矣三壯按針灸聚英

即衝陽穴下載刺禁論云刺足跗上大脈血出不止矣
則衝陽無疑也
則開其空以出其血其瘡立可止矣

瘡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夫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故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

明皆主之又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瘡方欲寒是邪將入于裏陰故當刺手足陽明太陰使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內外和平而無偏陰之患矣

瘡此言瘡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法也凡瘡發身方欲寒雖未發熱而熱或將寒也肺為氣之主而胃為六府之先脾為五藏之主腸胃為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
王註以為四

經之并榮主之

瘡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旁五肱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
此言瘡病在經絡者當取其背俞馬惟經脈內合五藏五行之氣五藏之俞在背故

當取背俞以瀉之脈滿大急者邪或于經脈中也肱脇也傍倚也肱俞者五藏俞之旁近于肱脇乃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也謂當旁五肱俞各刺其一肥者深而留之瘦者淺而疾之各適其當以出其血馬

瘡此言瘡脈滿大急者當有刺之法也瘡脈滿大急當刺背俞曰大杼穴者
項後第一椎下兩旁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針三分留七呼矣七壯
又用中針刺傍五肱俞曰譚譚穴者左右各一
譚去中行開三寸自附分魄戶膏肓神堂數至譚譚為第五故曰五肱俞去脊中左右各開三寸正坐取

之以手重按病人言譚譚應手針六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二七壯
肥者深刺多出其血瘦者淺刺少出其血此乃刺法之要也

瘡脈小寔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此言經脈之氣虛留者宜灸足少陰也蓋經脈之氣發原于少陰腎藏脈小者脈氣虛也經云諸急為寒小寔急者脈氣虛寒而邪氣寔也艾名水

臺能于水中取大能啟陷氣之陽故當灸少陰脛下之太谿以啟經脈之

生氣刺足小指之井穴以瀉經脈之寔相此論攻邪又當審其正氣也

瘡此言脈有小寔急者而有刺之法也瘡脈小寔急者當灸足少陰腎經之脛曰復溜穴又刺足太陽膀胱經即足小指之井穴至陰蓋足少陰之井在足心名湧泉穴故不曰指今曰指井則是足太陽膀胱

洗之并穴與腎為表裏故刺之耳血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至陰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五壯俞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
此復申明背俞與肢俞之經氣相通也曰背俞五壯俞背俞各一者言背俞旁之五壯俞與背俞各

刺其一也背俞者離脊骨兩旁各一寸五分乃五藏之俞也壯俞者去脊骨兩旁各三寸乘于肢膈乃五藏神氣之所舍故曰魄戶者謂肺藏魄也曰神堂者謂心藏神也曰魂門者謂肝藏魂也曰魄舍者謂脾藏意也曰志室者謂腎藏志也此壯俞與背俞之氣相通故當各取之適其肥瘦以下其針而至于出血也此蓋言邪或于血脈者取五壯俞甚而取于五藏者兼取背俞是以上節之灸脛比下之用藥亦必有別焉○莫子晉曰血者神氣也故病在經脈而邪傷血者宜取藏

申所舍之俞然經脈內合五藏故又當兼取其背俞也

此重言瘧脈滿大急者之刺法也背俞即大行五壯俞即謄謄通行至于血者即適肥瘦出其血也

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此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經氣虛者便于用藥而不用用鍼也脈緩大虛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抑脈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上節論經脈生始之原本于足少陰腎此言經俞血氣又五藏五行之所生然有邪有正有實有虛有虛而突刺上節論經脈生始之

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調理之不宜輕用針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此論治瘧毋先發其時先發如食頃者俟其瘧發如一飯之頃而後取之所謂無刺熇熇之熱渾渾之汗也方其衰也乃可以治若太過之則又失其時矣

此言治瘧青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以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澀澀之汗為其氣逆未可治也又曰自其感時必毀因其良也事必大昌又曰瘧之未發也陽未并陰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王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皆言當治之于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子已發之後耳此則言治之于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之頃或用針或用藥即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此言邪在皮膚氣分者宜刺十指之井穴也瘧在氣分故不見于脈脈不見者謂不見滿大急之脈也當刺十指之井穴出血血去其病立已蓋所出為井乃經氣始相交會之處故刺之可泄氣分之邪身有赤如小豆者邪在膚表氣分有傷滲滲皮膚之血故赤如小豆當先取

于脈脈不見者謂不見滿大急之脈也當刺十指之井穴出血血去其病立已蓋所出為井乃經氣始相交會之處故刺之可泄氣分之邪身有赤如小豆者邪在膚表氣分有傷滲滲皮膚之血故赤如小豆當先取

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為矣

而去之此言邪在經脈之血與澹滲皮膚之血所見脈證不同而取刺亦各有別

指間井穴出血血去則瘡可已又必先視其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以出血也

十二瘡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
此言邪在藏府經脈者更有利之法也十二瘡者謂六經五藏胃瘡也其發各不同者言瘡

陰與肝瘡陽明與胃瘡太陰與脾瘡少陰與腎瘡各有藏府經氣之不同也故當時察其病形或腰

痛頭重或心寒善驚以知其何脈之病蓋經脈乃胃腑之所生五藏之所主故曰以知何脈之病

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良二刺則知三刺已
先其發時如食頃者先于未發之前而刺之也刺之者

陰陽明心瘡刺手少陰也一刺則病良二刺則知三刺則病已按上古曰邪在氣分者皆後其時以刺之蓋氣

此先其發時與上節先發如食頃文義少別其字亦當着眼楊元如曰邪在氣分者皆後其時以刺之蓋氣

為陽其性銳故當避其來銳邪在血分者宜先不己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己刺郄中或經出血又刺項已下

其時以取之蓋血為陰其性柔故當迎而奪之

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
此也項以下俠脊者脰俞背俞也蓋任脈統任一身之陰為經絡之海

而藏府之經俞皆屬于太陽故刺本經不愈而復取任脈及足太陽之郄中背俞病立已也

此言刺十二經之瘡者當曲盡刺之法也
十二經之瘡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脈氣

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勢良二刺則知其甚良三刺則病已矣如不己當刺舌下兩脈

出血乃任脈經之廉泉穴也如不己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或經以出血又兼刺項已下俠脊者必

已俠脊者則大行風門穴也廉泉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針三分
脈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大杼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針三分
留七呼灸三壯風門一名熱府二椎下兩旁去脊各一寸半針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刺瘡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
此言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者氣至背而病中

其所先發者先刺之倪冲之曰用三先字者謂邪或舍于頭項而又發中于腰背或舍于

腹背而又兼中于手足衛氣先至之處其病先發是一日之中而又有兩發之瘡者也

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

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頭上謂上星百會兩額謂懸顛兩眉間為攢竹諸穴

也項背痛者或刺泉池風府或項背所痛之處隨其

病而取之... 指間之厲也... 蓋少陰心道主血脈而手足并榮之血氣皆陽明之所生是以手足痛者獨取于少陰陽明... 背而過衛氣以日作晏者有邪留于項... 此言凡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 瘧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呈百會穴... 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大杼神道... 十指俱出其血皆并穴也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并穴以出其血

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此言病風瘧者亦當取足太陽之經也瘧發則汗出惡風虛而惡風故宜瀉太陽之邪

此言刺風瘧之法也風瘧之發則汗出惡風當刺足三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胃俞足少陽膽俞是也
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矣七壯膽俞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矣七壯

筋痠痛其按之不可名曰筋髓病以鏡鍼絕骨出血立已
此風邪深入于骨筋中者宜刺足少陽之絕脈中鍼二分留七呼○倪仲宣曰足跗乃陽明之部分此風木之邪賊傷胃土故名曰筋髓病

此言刺筋痠痛甚之法也筋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痛也名曰筋髓有病當以九鍼靈樞論中第一
七呼矣

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風瘧之病身體痛者宜取至陰之經也脾為陰中之至陰而外主四肢肌肉故經云脾經之并穴至陰也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手足三陰之井穴不宜出血蓋井穴乃經氣之交故邪在陽自泄不必至于出血以泄真陰之氣○張光橫曰此申明上文之所謂刺至陰者當刺至陰之井也并申明所謂至陰者非太陽之至陰也

雷帝心經... 卷四

馬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當間日以一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于出血也

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此言瘧之渴與不渴者又有水火寒熱之氣化也太火主之故渴者取足少陽間日者邪入于裡也夫邪入于裏則渴是以間二日或間數日者有陰陽兩勝之或甚或不甚若陽分之邪入裏則有水火寒熱之或渴或不渴也

馬此言瘧有間日而作者即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也瘧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勝經之穴亦有間日而作而發渴者熱之甚也當刺足少陽勝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刺溫瘧者得之冬中于風寒病氣藏于腎若汗不出是邪不能出之于陽故當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者以第四鍼刺骨也

馬此言刺溫瘧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之法也五十九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一靈樞熱病第二十三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帝突問藏府寒熱相移則為何如之病蓋承上章而復論瘧氣之厥相乘則為往來之寒熱如藏熱傳移于藏府熱傳移于府則為氣厥之變病矣是以此病單論五藏六府寒熱相移楊元如曰瘧邪不解多生變病者當知氣厥之所致倪冲之曰瘧不死人病有死者傳藏故也

岐伯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下文腎移熱于脾此移寒于肝亦當作脾脾主肌肉寒氣化熱則腐肉而為癰腫脾統攝元真之氣脾藏受邪故少氣也

肝癰腫筋攣肝主血寒則血凝泣經曰榮氣不

肝移寒于心狂隔中肝為陽藏而木火主氣陽并于陽外而下相通肝邪上移于心留于心下故為隔中蓋言藏不受邪五藏之寒熱相移留藏于藏

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受心相則不能通調水液而惟下洩矣肺為金水之源寒隨心移寒於肺

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腎為水藏肺主生原是

氣上下相通肝邪上移于心留于心下故為隔中蓋言藏不受邪五藏之寒熱相移留藏于藏外而下相通肝邪上移于心留于心下故為隔中蓋言藏不受邪五藏之寒熱相移留藏于藏

肺受心相則不能通調水液而惟下洩矣肺為金水之源寒隨心移寒於肺

腎為水藏肺主生原是

以肺之寒相下移于脾而腎之水氣反上通于肺矣大腸乃肺之府肺居膈上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裏漿者水不沾流走于腸間矣○倪冲之曰肺移于腎肝移于心傳其所生也腎移于脾脾移于肝侮其所不勝也○**張**腎移寒于肝肝字之作脾故下文即云脾移肝移心心移肺肺移腎文義心移于脾乘其已所勝也○**張**為順甲乙經全元起皆作脾王氏誤註為肝未詳下文大義也其下文移熱亦是腎移脾脾移肝肝移心

此因帝以藏府寒熱相移為問而先即五藏之移寒者告之也腎傷于寒而傳之脾傳其所勝已者其寒矣惟胃主肉肉得寒則為堅堅久則化為熱故輕則為腫重則為癰也脾病不能運化故元氣亦衰矣○又脾移寒于肝亦傳其所勝已者其寒感矣肉寒而衝氣結聚故為癰腫肝藏主筋肉寒而筋脈拘急故為筋攣也○又肝移寒于心傳其所生者則心為陽藏神處其中今寒薄之而神氣離亂故為狂且心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故為隔塞不通也○又心移寒于肺傳其所不勝者則金被火刑肺金燥燥故為肺消肺消者飲雖止于一分而溲則倍之入少出多精氣耗散主死不治○又肺移寒于腎傳其所生者則肺寒入腎腎邪于母上奔于肺故為涌水大腸為肺之府今肺腎俱為寒薄上下皆無所之其水氣當客于大腸也方其疾行則腸中似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裏漿此乃水之病耳

脾移熱於肝則為驚**張**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移熱於心則死****張**心主君火而不受邪邪熱乘之故死**心移熱于肺傳為高消****張**心肺居于膈上天熱淫于肺金則金水之液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瘕**張**腎者水也而主骨腎藏燥熱而為高消消矣高消者膈上之津液耗竭而為消渴也

柔瘕腎移熱于脾傳為虛腸游死不可治**張**太陰濕土主氣不能制水而反受濕熱相乘脾氣虛傷則不能為腎移熱于脾傳為虛腸游死不可治**張**能磨運水穀而為腸游下利穀氣已絕故為不治之死證此又即五藏之移熱者告之也肝藏血又主驚今脾移熱于肝傳其所勝已者其熱或矣則肝氣必虛故破所勝者乘所不勝當為驚為劓劓者鼻中出血也○心屬君火肝有相火肝移熱于心傳其所生者熱心不受邪以母傳子而二大熾熾病不可支故死▲陰陽別論云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肝之心謂之生陽▲人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居心肺之下而有斜膜上與心膈相連故心移熱于肺傳其所勝者則上文心移寒于肺寒蒸為熱而成肺消今則高亦被熱而成高消由此推之則肺消難免矣上文曰死不殆而此亦非易治之證矣▲一說高消肺消當為二病▼肺主氣腎主骨肺熱有餘傳之于腎傳其所生者則氣與骨而皆熱其骨成瘕而難舉柔則委弱無力○脾土制水腎反移熱以與之傳其所不勝者其熱或矣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久則為益虛也脾氣不能運化而小腸大腸皆有滯積如通評虛寔論所謂或便血或下白沫

胞移熱于膀胱則癆溺血**張**膀胱者胞之室也衝任起于胞中為經血之海胞移熱于膀胱是經血之邪移于膀胱故溺血熱則水道燥涸故癆閉也○張兆璜曰歲為陰府為陽故藏邪

或下膿血者是也此則主絕水竭死不可治

慶武患 切廢伏 同人為 之食亦 當作又 穢莫結 切

藏府在 于募原 藏邪在 于募原 原者即 金匱所 謂皮膚

相傳有寒有熱府相傳但熱 膀胱移熱於小腸高腸不便上為口糜 張小腸之脈絡心循咽下高屬小腸
不寒蓋寒邪在府亦化熱矣 膀胱移熱於小腸高腸不便上為口糜 張小腸之下名曰澗門澗門澗別汁
入膀胱膀胱反移熱于小腸是以高腸不能下 張板者微也 小腸主液大腸主 滲濕熱之氣反隨經于逆而口為之糜爛矣 張板者微也 小腸主液大腸主 津小腸移熱于大腸則津液留聚而為伏痠矣 張板者微也 小腸主液大腸主 篇曰腎脈微瀦為沉痔日沉者抑上古之省文或簡脫即宋聖公曰諸家註釋皆以沉為伏痠沉滯按經文 用二為字是係二證不可併 張胃主受納水穀大腸為傳導之官大
作一證論當以師註為是 **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 張胃主受納水穀大腸為傳導之官大
穀善食陽明燥熱則榮衛津液不生故雖能食而瘦 **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 張五臟六府之生氣皆取決于
亦解也謂雖能食而身體懈惰故又謂之食亦 **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 張五臟六府之生氣皆取決于
身體懈惰胃氣熱則消穀善飢故亦曰食亦 張五臟六府之生氣皆取決于
陽之熱令人身體懈惰今胃移熱于少陽故張光墀曰足少 **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者濁涕下不止** 張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者濁涕下不止
也 **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者濁涕下不止** 張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者濁涕下不止

精之府也三者並主藏精精氣相通故膽移入于腦俛冲之 張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者濁涕下不止
移皆在氣而不在經故曰得之氣厥也夫熱氣上升迫于絡脈則為筋澆淡溼皮膚之血不能化液為汗則為 穢邪熱傷氣而陽氣虛則目瞶言狂出于腦則傳于氣分而為筋澆淡溼皮膚之血不能化液為汗則為 在經入藏則死府邪在經則溜于腸胃而從下解此邪在藏則為筋澆淡溼皮膚之血不能化液為汗則為 往來藏府相移則為寒熱之氣厥此在氣而不在經故篇名氣厥論而未結曰得之氣厥也 張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者濁涕下不止
此以六府之移熱者告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為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中垂樞五味篇曰膀胱 之胞薄以濡類暴曰膀胱者告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為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中垂樞五味篇曰膀胱 明五氣論曰膀胱不利為癃蓋熱極則胞與膀胱皆脹而溺不得出也溺血者血隨溺下也 張膀胱之
出下焦則溺血也膀胱上連于小腸今膀胱之熱移之是水能勝火也故小腸本受感之宜化物所 買其病如此耳小腸下口大腸之上口也小腸移熱于大腸是傳其所勝之兩熱相搏則血積而為伏 痠其伏痠則沉于其中也胃為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今大腸之熱移之是傳其所勝之兩熱相搏則血積而為伏 愈或食已如飢故雖多食而肌肉消瘦又謂之食易其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食易也 張胃移
數于膈是傳其所勝我者則胃病如故而膈木生大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食易也 張胃移

此以六府之移熱者告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為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中垂樞五味篇曰膀胱 之胞薄以濡類暴曰膀胱者告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為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中垂樞五味篇曰膀胱 明五氣論曰膀胱不利為癃蓋熱極則胞與膀胱皆脹而溺不得出也溺血者血隨溺下也 張膀胱之
出下焦則溺血也膀胱上連于小腸今膀胱之熱移之是水能勝火也故小腸本受感之宜化物所 買其病如此耳小腸下口大腸之上口也小腸移熱于大腸是傳其所勝之兩熱相搏則血積而為伏 痠其伏痠則沉于其中也胃為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今大腸之熱移之是傳其所勝之兩熱相搏則血積而為伏 愈或食已如飢故雖多食而肌肉消瘦又謂之食易其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食易也 張胃移
數于膈是傳其所勝我者則胃病如故而膈木生大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食易也 張胃移

文理乃
衍氣滄
行出入
之所

家者如
客留舍
于其間
蓋邪在
脈則入
于藏邪
在氣則
薄于藏
之分

下不止也。此皆熱使之然，及其久而傳也。則為助，助為頭，頭目蓋鼻，熱既久，血從上湧，故鼻中出血，其目亦瞑，暗也。凡此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如此皆得之氣逆所致也。醫者各隨各經之氣，以預治之，則寒熱可以不至。

效論篇第三十八

錫內論五藏六府之效，各有形狀治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張**肺主氣而位高，尊高受百脈之朝，會是效，雖肺證而五藏六府之邪皆能上歸于肺而為效。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張**此首論效屬肺藏之本病也。肺為陰主秋，循胃口，寒飲入胃，則冷飲之邪從肺脈而上至于肺矣。外內之邪合并因而客之，則為肺欬矣。

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張**次論五藏之邪上歸于肺而亦為效也。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邪，乘秋則脾先受邪，乘冬則腎先受邪。是五藏各以所主之時而受病，如非其時，則五藏之邪各傳與之。

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效。甚則為泄為痛。**張**人與天地參，與四時五行之氣相合，故五藏各以所主治之時而感于寒，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病，微則上乘于肺而為效甚，則上行極而下為泄痛矣。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

錫此言五藏六府皆能成欬，然必肺先受邪而傳之于各經也。言皮毛為肺之合，五藏生氣篇云：肺之合皮也。皮毛先受風寒邪氣，而邪氣遂入于所合則肺當受此風邪也。但風邪雖受于其後，而肺寒則曰病于其先，其始因用寒冷飲食，以入于胃，從胃脈上至于肺，則肺寒矣。肺寒則內寒，因外受風邪，則外寒，內外皆寒，所以肺之遂成其欬而傳之他藏府也。大凡五藏各以其所主之時受病，非所主之時則由別經傳以與之。正以人身與天地相參耳，故五藏各以五時感于寒，則受病感之微者，則為效感之甚者，則別經傳以與之。正以人身與天地相參耳，故五藏各以五時感于寒，則受病感之微者，則為效感之甚者，則別經傳以與之。

故脾先受邪，腎主于冬，故腎先受邪，皆因五時受邪也。唯欬則肺先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受邪為效，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帝曰何以異之張言何以明其五岐伯曰肺效之狀效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張則喘息有音肺司呼吸故效

隨氣上逆張心效之狀效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張乃肺之竅心火淫金故喉中介介然如梗

而唾血也張心效之狀效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張乃肺之竅心火淫金故喉中介介然如梗

狀手少陰心脈起于心中出屬肝效之狀效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脇下滿張注肺效則兩

心系上挾咽故咽喉皆腫痛也張肝效之狀效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脇下滿張注肺效則兩

脇下痛不可轉者不可以俛仰也脇下謂之脘蓋肝邪上乘脾效之狀效則右脇下痛陰引肩背甚則不

于肺則為效甚則下逆于經仰也不可以轉轉則脘下滿也張脾效之狀效則右脇下痛陰引肩背甚則不

可以動動則效張脾藏居右故效則右脇下痛脾氣上通于肺肺之俞在肩背故陰引于肩背也不可

動搖蓋微則上乘于肺而腎效之狀效則肩背相引而痛甚則效張腎脈貫膈入肺中故效則肺俞相引

為效甚則病及于本經張腎效之狀效則肩背相引而痛甚則效張腎脈貫膈入肺中故效則肺俞相引

張此言五藏之效其狀有不同也肺主氣又主息今肺受邪則發而為喘息有音以肺屬金金必有聲也

甚則血隨唾出肺氣受傷也肺效之狀如此張手少陰心經之脈起于心中出屬心包絡故心受邪則效必心痛喉中介介如有梗狀甚則

系上挾咽喉手厥陰心主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絡故心受邪則效必心痛喉中介介如有梗狀甚則

咽腫喉痺心效之狀如此張足厥陰肝經之脈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故肝受邪則兩脇下痛痛甚則

則脇不可轉如轉則兩脇下痛滿肝效之狀如此張足太陰脾經之脈上貫膈挾咽其支別者復從胃別

上高故脾受邪則效必右膝下脹滿脾居於右也其痛陰陰引于肩背蓋脾氣連肺故痛引肩背也如

痛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效愈劇劇者甚也脾效之狀如此張足少陰腎經之脈上股後內廉貫脊屬腎絡

勝狀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又腰者腎之府故腎受邪則效必腰背相引而痛

甚則逆隨效出以腎主涎也腎效之狀如此張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藏效方肺效用麻黃湯心效

用桔梗湯肝效用小柴胡湯脾效用升麻湯腎效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雖未盡中病情姑備此以候採擇

張脾與胃合脾病移于

胃則胃氣反逆故嘔

相參合故各以時受病而六

脾效不已則胃受之胃效之狀效而嘔嘔甚則長蟲出

張脾與胃合脾病移于

胃則胃氣反逆故嘔

所之病又從藏氣而轉移

嘔甚則穀氣消穀消則蟲上

效甚則長蟲出長蟲就蟲也

張曰胃之精氣上輸于脾

脾病傳胃故胃氣反逆而為嘔

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

脾汁也肺效不已則大腸受之

大腸效狀效而遺失

張大腸者肺之府為傳道

之官是以上逆則效下

逆則遺失當作失廉心效不已

則小腸受之小腸效狀效而失氣氣與效俱失

張失氣後氣也之厥氣上逆則

效俱失者厥逆從上下散也。○男北瑞曰陰陽氣厥則為寒熱相移邪氣上逆則為效下逆則為失為遺寒熱之氣客于形身則為痛當知百病皆生于氣也。腎效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

效狀效而遺溺。○膀胱受之久而不已三焦受之是腎為兩藏而合于六府者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是以

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是以

腎效不已膀胱受之久而不已三焦受之是腎為兩藏而合于六府者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是以

不飲食飲也。此皆聚於胃關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此言膀胱三焦之效皆聚邪于胃而

膀胱者津液之所藏關門不利則聚水而從其類矣水聚于胃則上關于肺而

為效效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故使人涕唾水氣上乘故面浮腫而氣逆也。

此言六府效狀由五藏所移而久效則三焦受之。然合五藏六府之效高未有不聚于胃關于肺者也

效必以肺受邪而後傳之于五藏故五藏效甚而後各傳于六府脾之脈屬脾絡胃胃之脈屬胃絡脾

相為表裡故脾效不已則胃受之胃脈酒喉嚨入缺盆下兩脅胃故效則必嘔嘔甚則長蟲出長蟲者蛇

蟲也胃效之狀如此。○肝之脈屬肝絡膽膽之脈屬膽絡肝相為表裏故肝效不已則膽受之膽脈從缺

盆以下胸中貫膈故效則嘔吐膽汁其味苦也。膽效之狀如此。○肺之脈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脈屬大腸

絡肺相為表裏故肺效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之脈入缺盆絡肺下高為傳道之府故效則遺天穢物也

大腸效狀如此。○心之脈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脈屬小腸絡心相為表裏故心效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

之下即大腸也。今效則下失其氣其氣與效而俱失也。小腸效狀如此。六府之效不已則三焦受之。此三

焦者非手少陽三焦之三焦乃上中下三焦也。見于靈樞營衛生會篇其曰宗氣出于上焦營氣出于中

焦衛氣出于下焦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者是也。上焦在于膻中中焦在于中脘下焦在臍

下陰交皆在于腹故效則腹滿不欲飲食也。若手少陽之三焦則為右腎之府與腹無與三焦效狀如此

或以手少陽三焦亦為一府何以無效為疑殊不知二腎一也。膀胱為腎之府三焦不過亦為決瀆之

官今膀胱受邪而效則手少陽三焦之效同也。何以復有效哉。夫五藏六府之效如此然皆聚之于胃

氣逆于上故耳。此乃藏府效逆之總證也。按李東垣治六府效方胃效用黑梅丸膽效用黃芩加半夏

生薑湯大腸效用赤石脂禹餘糧湯桃仁湯不止用豬苓湯分水小腸效用芍藥甘草湯膀胱效用茯苓

甘草湯三焦效用錢氏異功散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焉。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效在五藏當治其俞五藏之俞皆

以草度其背是謂五藏之俞矣利之度也。合治內府故效在六府者取之于合胃合于三里大腸合入于巨

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浮腫者取肺胃之

經脈以治之

馬此言治效之法五藏必治其俞穴六府必治其合穴浮腫必治其藏府之經穴也五藏俞穴者肺俞太淵脾俞太白心俞神門腎俞太谿肝俞太衝是也六府合者大腸合曲池胃合三里小腸合小海膀胱合委中三焦合天井膽合陽陵泉是也若藏府之效而面皆浮腫則隨藏府之經穴而各分治之肺之經穴經渠大腸之經穴陽谿胃之經穴解谿脾之經穴商丘心之經穴靈道小腸之經穴陽谷膀胱之經穴崑崙腎之經穴復溜心包絡之經穴間使三焦之經穴支溝膽之經穴陽輔肝之經穴中封是也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馬首篇悉舉諸痛以為問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本經云氣傷痛蓋痛在有形之形身而傷于無形之氣分是病皆生于寒熱七情而證見于人知往古者必能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足于己今余問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今驗如此則道不惑而知要數之極斯所謂之明道者也今余問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今驗於己而發明解惑可得而聞乎張經云知一為工知二為上知三為神知斯三者望見其色按其脈問其病也是以帝欲問此三者之應驗而開發于未明岐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張請示問端也

馬此因帝欲究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者而伯以何道詰之也

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血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張經氣流轉如環無端寒氣客之則凝泣而不行矣客于脈而痛也○張兆璜曰氣為陽血為陰氣無形血有形氣行脈外血行脈中容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正言其形氣交感之要道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

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形證也。言痛證之各岐。伯曰。寒氣客

于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踈。縮踈。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是。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

痛久矣。絀猶屈也。寒則血凝泣。故脈縮踈。縮踈則絀急。而外引小絡。夫經脈為裏。浮而外者。為絡。外內引

則陽氣受傷。故痛久而不止。○莫子晉曰。大陽日中之火也。大陽主諸陽。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是氣相薄。

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是氣從上。則脈充大。而氣血亂。故痛甚不可按也。榮血行于脈中。寒氣稽留于脈中。陽氣惟升而從上。血氣不能相將。而循行則亂矣。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

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膜原者。連于腸胃之脂膜。亦氣分之腠理。全質要略云。蓋在外則為皮膚肌肉之腠理。在內則為橫連臟腑之膜原。皆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蓋在外則為皮膚肌肉之腠理。在內則為橫連臟腑之膜原。皆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之問。則內引小絡。故痛也。夫痛者陰也。氣為陽。經絡為陰。是以本篇論痛。皆邪傷于經脈。如邪客于脈外之

氣分。而迫于經絡。為痛者。或得是。或按之。則痛止。蓋寒邪得氣而易散也。如邪入于經絡。而為痛者。甚則不

可按。或雖按之。無益。蓋陰分之邪難散也。此邪在膜原之氣分。牽引小絡。而痛。故按之。即止。張兆璜曰。邪在

肌腠之脈外。則外引小絡。而痛。邪在膜原之脈。寒氣客於使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使脊

外。則內引小絡。而痛。蓋膜原之間。有血絡也。寒氣客於使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使脊

之脈。伏衝之脈也。伏衝之脈。上循背裏。邪客之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寒氣客于衝脈。衝脈起于

倪冲之口。則深者謂邪客于使脊之衝脈。則深在于腹之衝脈。則浮于外而淺矣。寒氣客于衝脈。衝脈起于

闕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此言衝脈之循于腹者。會于咽喉。而

于經。其浮而外。循于腹者。至胸中。而散于脈外之氣分。故脈不通。則氣因之。而喘動。應手謂脈逆于胸之下

而氣因病于胸之上。喘動。應手者。人迎氣口喘急。應手也。○倪冲之曰。分別衝脈之有使脊循腹。故曰隨腹

直上。則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脈溢。脈溢。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

至則痛止矣。此言太陽為足熱之氣。雖寒客于經。俞得氣。至則痛止矣。背俞之脈者。足太陽之脈也。太陽

之脈。循于背。而五藏六府之俞。皆在太陽之經。故曰背俞之脈。藏府之血氣。皆注于俞。故寒

卷之六

客之則脈溢而血虛血虛則痛矣夫心主血脈五藏六府之俞皆注于心故相引心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

而痛心為陽中之太陽蓋與太陽之氣標本相合是以按之則熱氣至而痛止矣張肝主血故寒氣客于厥

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溢脈急故腸筋與少腹相引痛矣張陰之脈則血溢脈急肝

脈布脇肋循陰器故腸筋與少腹相引而痛倪冲之曰五藏六府之經俞厥氣客于陰股寒氣上及少腹

滯血發原于衝脈而藏于厥陰之肝經寒傷滯故客于衝脈背俞厥陰也張此承上文而言寒氣在上厥氣在下上下相引而為痛也厥陰之脈上抵

血溢在下相引故腹痛至陰股張少腹下循陰股故腹痛引陰股蓋言經氣上下相通故邪正相引而為痛

寒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溢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張此言膜原

血絡寒氣客于膜原之血絡不得入于大經而成積也百病始生篇曰邪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息

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脾胃之外膜原之間留著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蓋言邪在于外內之絡

脈者必轉入于大經而後乃代謝如血氣稽留于絡脈則宿寒氣客于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

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張寒氣客于五藏藏陰之氣厥逆于上而從上泄則陰氣內竭矣陽熱之

內則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張寒氣客于腸胃之間從胃上出故痛而嘔惡按在藏之邪溜

生矣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張府而解在腸胃之邪從下泄而解今藏府之邪皆從上逆而

不出者病氣而不入經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洩腹痛矣張此言寒氣客于小腸之間轉入于腸內故不

入經也張膜原血絡之中轉注于大經則入于腸內蓋邪入于經則溜于府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瘴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張承

干乾音

上文而言小腸之邪不得後泄而為熱閉也熱氣者寒氣稽留而化熱也小腸為赤腸乃心藏之府故感火

氣而化熱瘴消瘴也小腸主液腸中熱則液消而為瘴熱矣焦者火之氣感火熱之氣而為焦渴也液消熱

燥則受盛之物堅乾而不可出故痛閉不通矣楊元如曰此篇論寒氣張卒音猝俱同泣音澀俱同別彼劣

而末結熱氣一條者言寒邪稽留不去得陽熱之氣而能化熱者也張切紉丁骨反吳音炯重中俱去聲

張此言諸痛之異皆由于寒唯痛而便閉不通者則以熱氣留于小腸故也人之卒然而痛者蓋以經脈

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于經脈而脈氣稽留泣滯不行或客于經脈之外則血原少而愈澇或客

于經脈之中則脈逆江而不通皆能卒然而痛也而有等痛能卒然而止者蓋以寒氣但客于經脈之外則

經脈亦寒逆至縮蹙地急衝氣不得流通外則牽引小絡之脈故卒然而痛偶得吳氣或火或瀉之期則

藏府氣
色統于
面之部
位詳靈
樞五色
篇吾師
曰皮亦
有部故
曰蓋

衛氣行于外故卒然又痛而止也。是者熱氣也。有等痛甚不休者。蓋以寒氣客于經脈之外。既中于前。而
又中于後。則重于中寒。故痛之愈久也。有等痛甚不可按者。蓋以寒氣客于經脈之中。內有內熱之氣。外
出寒氣。與熱氣相薄。則經脈自滿。唯其滿則脈寬大。時血與氣亂。故痛甚而不可按也。有等按之而痛止
者。蓋以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膜謂高間之膜。原謂高背之原。但按後復痛。當有去寒之法。耳。有等
終因寒而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自散。小絡自緩。故按之而痛止也。但按後復痛。當有去寒之法。耳。有等
按之無益而痛自若者。蓋以寒氣客于俠脊之脈。則中為督脈。而兩旁為足太陽膀胱經之脈。使脊而行
者也。寒氣客于風門。則日深一日。雖按之亦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有等痛至發喘。應手而動者。蓋以寒
氣客于衝脈。衝脈起于臍元。在臍下三寸。按骨空論云。衝脈起于氣衝。今曰臍元者。蓋任脈當臍中。而
上行。衝脈夾臍兩旁。而上行。則本起于氣衝。而與任脈並行。故謂之起于臍元亦可也。隨腹直上。即夾
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寒氣客之。則衝脈不通。氣不能上。故發喘而動。應手而痛也。有等心與背相引而
痛者。蓋以寒氣客于肩俞之脈。屬足太陽膀胱經。此五藏六府之俞穴。皆屬于此經也。寒客之。則脈自流
其血。虛則痛。其俞內通于心。正以陽病行于陰也。故背與心相引而痛。但按之則腹中之熱氣。至熱氣
陰器。抵少腹。上貫兩布。脇肋。今寒氣客于肝經之脈。則血溢。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矣。有等腹痛
引陰股者。蓋肝脈循陰股而上。寒氣客之。上抵少腹。則血溢。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矣。有等腹痛
宿昔而成積者。蓋以寒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其血凝泣。不得外注。于大經之脈。血氣稽留。而
不行。故痛至風昔而成積聚也。有等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即復生者。蓋以寒氣客于五藏五藏之氣。吸
逆而上。泄不附。諸藏則陰經之氣竭。衛氣不得入。故寒氣壅滯。卒然痛死。不能知人。待藏氣復反。衛氣既
入。則生矣。有等痛而嘔者。蓋以寒氣客于腸胃腸胃之氣。厥逆而上。出故痛而作嘔也。有等腹痛而後泄
者。蓋以寒氣客于小腸。小腸為受盛之府。寒邪客之。則不得結聚。而傳入于大腸。所以後泄而痛也。有等
痛而便閉不通也。由此觀之。則諸痛皆寒。而惟便閉不通。為有熱。此皆言之而可知也。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
視言而可知者。言其病而見其處也。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

則色見黃赤。寒則血凝泣。故面白脫。按靈樞五色篇第
色也。青黑乃陰寒凝滯之色。故為痛。四節義與此同。

此言視之。而非內熱。則外不黃赤也。白者為寒。非內寒。則外不白也。青黑者為痛。非內痛。則外不青黑也。此所謂視之。而可見者。如此。

也。此所謂視之。而可見者。如此。

也。此所謂視之。而可見者。如此。

也。此所謂視之。而可見者。如此。

帝曰捫而可得奈何。謂其按脈而得其病也。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謂主病之脈正氣虛也。言邪正虛實皆可捫而得之。

此言捫之而可得者惟按其立病之脈堅而不散及血結脈陷而已。蓋藏府各有主病必有其脈而分肉之部其血必結其脈必陷故可捫之而知病也。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夫寒暑運行天之陰陽也。喜怒七情人之陰陽也。是以舉痛而論陰陽寒熱。知百病之皆生于氣焉。董子繁露曰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樂張兆璜。

曰智者之養生慎四時而適寒溫和喜。怒而安居處則苛疾不起百病不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是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問寒熱七情皆傷人氣而氣有上下消耗之不同。是何病之所生也。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

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怒為肝志肝主藏血怒則肝氣上逆故甚則嘔血木氣乘脾。故及為飧泄脾位中州肝藏居下故嘔血飧泄皆為氣上。喜則氣和志達榮衛

通利故氣緩矣。喜乃陽和之氣故志意和達榮衛。通其氣舒徐而和緩矣。悲則心絀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

故氣消矣。心氣并于肺則悲心悲氣并則心絀。心系上連于肺心系急則肺布而葉舉矣。肺主氣而位中則熱中氣不。居上焦主行榮衛陰陽肺藏布大而肺葉上舉則上焦之氣不通而榮衛不能行散矣。氣對于

傷腎是以精氣退却而不能上升體中為氣之海上出于肺以司呼吸然其原出于下焦故寒則腠理閉氣

不行故氣收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元真之處。寒則腠理閉而氣不通故氣收于內矣。是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行

散而無所倚神志越而無所歸。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勞則腎氣傷而喘息于內陽氣張而

吳音炯

靈樞經 曰百病 之始生 也皆生 于風雨 寒暑陰 陽喜怒 之氣也 喜怒人 之氣也 蓋因氣 虛病氣 者也

已達榮行經脈之內，衝行分肉之間，自然通利而無間。大氣自然舒緩也。悲則氣消者，正以精氣并于胸則悲。見宣明五氣論。悲則心氣必急，靈樞口問篇云：悲哀愁憂則心動，肺與心皆在膈上，惟心氣急，故肺隨系急而上，布其肺葉皆舉，所以焦不通，榮氣在內不能行之經脈之中，衝氣不得出以行于諸陽之表，營衛不散而熱氣相蒸于其中，故上焦之大氣自為之漸消也。恐則氣下者，正以精氣并于腎則恐，腎脈自足心湧泉出，內踝上恐則精氣却而不能行，作氣上行似于恐則閉氣下，復還于下，下焦遂脹，故氣不能上行而仍在于下也。按新校正：以氣不能行，作氣下行，似于恐則閉氣下，復還于下，下焦遂脹，故氣不能在下，經脈宜從上行。今日曰：下行要見從何而下，行有背于足之三陰自足走腹之義，蓋新校正者不知經脈之行故也。寒則氣收者，蓋以身寒則腠理閉，衝氣不得行于外，故藏府之氣收斂于內也。吳則氣泄者，正以吳者熱也，熱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于外也。驚則氣亂者，正以心之志為神，驚則心無倚着，神無所歸，宿慮無所定，故氣因之而亂也。勞則氣耗者，正以人有勞役則氣動而喘息，其汗必出于外，夫喘則內氣越汗，則出外氣越，故氣以之而耗散也。思則氣結者，正以心之官則思，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其氣留畜而不行，故氣結矣。

腹中論篇第四十

篇中所論者皆腹中之病故名篇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

此篇論外不涉于形身內不闕于藏府在于宮城空郭之中或氣或血或風或熱以至于女子之妊娠皆

在于空腹之中故篇名腹中論帝曰心腹滿者謂胸膈間乃心主之宮城腹中乃藏府之郭郭也

岐伯對曰：名為鼓脹。

鼓脹者如鼓革之空脹也此因脾胃氣虛不能磨穀故旦食而不能暮食以致虛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

雞矢醴取雞屎上之白色者雞之精也難屬陽明秋金在卦配巽風木此乃

脾土艱于運化以致鼓滿不食風本制化土氣陽明燥合太陰醴乃熟穀之液釀以稻米炊之稻薪主補益中土而先行于榮衛者也故一劑則腹中溫和二劑其病乃已

張光璠曰雞鳴于寅酉之時鳴則先鼓其翼風木之象也蓋木擊金而則鳴矣又說者曰羽蟲無肺故無前陰屎中之白者精也

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于腹也。

飲食不節則復傷其脾故時有復發也或雖非飲食不節值其病且有馬矢燻中其矢亦與屎同

太陰濕土主氣
香陽明中見之
燥化

矢燻同靈樞壽夭剛柔篇末節

此論鼓脹之病而有治之之方也。帝問病有心腹脹滿，且食而不能暮食，蓋以脹則不能再食耳。伯言名之為鼓脹也。治之者以雞屎為醴飲之，服一劑則覺病有退意，服二劑則病自己矣。按雞屎醴友見醫學正傳，古今醫鑑袖珍等書及他書甚多。雞屎用乾者八合，炒香以無灰好酒三碗入之，共煎至乾一半許，用布濾出其汁，五更熱飲，則腹鳴，辰巳時行後，二三次皆黑水也。次日覺足後漸有細紋，又飲一次，則漸縮至膝上而病愈矣。但雞屎用鷄雞者氣全，又山間畜之者更切。要知山間多吞毒蟲，而有以毒攻毒之意。其愈後有腹脹者，特以飲食不節故耳。正以病將愈時而飲食復傷，則邪氣復聚于腹，所以為之再聚也。慎哉。

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得之。

上節論腹中氣虛，其病在脾。此論腹中血脫，所傷在肝也。夫血乃中焦水穀之汁，專精者行于經，隨為經脈之血，其流溢于中者注于腎藏而為精，復奉心化赤而為血，從胞中而注于衝脈，循腹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淡滲于毫毛，而生皮膚，則歸藏于肝。寤則隨衛氣而復行于皮膚，之氣分男子絡唇口而生髭鬚，女子以時下為月事。此流溢于中布散于外之血也。是以血虛脫則肝氣大傷，有病胸脇支滿者，肝虛而脹滿也。食氣入胃散精于肝，肝氣傷故妨于食也。肝臭臊，肺臭腥，不能淡滲皮毛，則肺虛無所歸藏于肝，則肝虛，肝肺兩虛，是以病至則先聞腥臊臭也。肺氣虛出清液，肝藏虛先唾血也。不能充膚熱肉，則四支冷，肝開竅于目，故目眩也。肝主疎泄，時時前後血者，肝無所藏而虛泄矣。肝岐伯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主疎泄時時前後血者，肝無所藏而虛泄矣。肝

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有所大脫血，則傷肝，肝傷在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矣。醉以入房，在男子則傷精，精竭血則無從而化，赤矣。氣生于精，血精血虛，耗則氣竭矣。○楊元

如曰：傷寒論熱入血室，刺肝經之期門。本經曰：肝傷故月事衰少，是女子之月事發原于胞中，上行于衝任，布散于皮毛，歸藏于肝藏，而後下為月事者也。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問治以何藥，復以何法救之。岐伯曰：以四烏鯁骨、一蘆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為後飯，飲以鮑魚汁。

利腸中及傷肝也。烏鯁骨為魚之骨也。鮑魚狀若胞囊，中有墨脊，上止生一骨，輕脆如通草，蓋烏者腎

紫赤，延蔓空通，乃生血通經之草也。夫魚乃水中動物，屬陰中之陽，血中之氣，故用之。鯁骨四者，以布散于

四支也。血乃中焦所生，用蘆茹一者，主生聚于中焦也。夫飛者主氣，潛者主血，卵白主氣，卵黃主血，雀乃羽

蟲，潛入大水為蛤，故凡用雀卵者，因氣竭肝虛，補血而補氣也。豆乃腎之穀，用之殺五卵白主氣，血皆中焦所生，故宜飯後而服。五豆許也。鮑魚味鹹，氣臭，主利下行，故飲鮑魚汁以利腸中，而後補及于肝之傷也。張二中

日烏鯁骨

寒烏鯁骨

人患吐血甚多而不致于死者，乃衝脈行藏于肝經之血也。

舉女子之月事以明胞中之血上藏于肝。

鯁骨同 鯁骨同 本草作 蘭茹

此論血枯之病而有治之方也帝問病有胸脇支肋俱滿者妨害于食方病將至之時則先聞腥臊臭也金匱真言論肝其臭臊論脾其臭腥也先出清液清涕從鼻而出皆證之在上者王註以為從竅漏而下者非先唾血先四支冷先目瞑眩及其病至則時時前後皆出血此為何病伯言此名為血枯也是得之年少之時曾大脫血凡鼻衄便血吐血皆是也其人不知所慎醉以入房致使醉則損傷其中氣而竭絕入房則勞其肝氣而受傷蓋司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故入房後則腎肝三經日以益衰所以先有將病諸證而時時前後下血也治之者惟用烏賊骨四鹿茹一二物并合之以積卵所以用大如小豆每用五丸先服其藥而飯則後之且又飲以鮑魚之汁利其腸中及肝氣受傷必有積卵所中精氣耗竭月事衰不至則中有惡血淹留故用按大觀本草烏賊骨味鹹冷平無毒主治女子血閉熱多精有子鮑魚汁俗謂之醃魚湯味辛臭溫平無毒主治瘰癧血痺在四支不散者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為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武滿也少腹臍下也上下左絡之連絡于上下四旁也伏梁如梁之橫伏于內也按

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以按摩也如急切欲其解散而按摩之必致痛而欲死蓋有形之邪不可治也散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高使胃脘內癰此下謂少腹陰前後陰也

使臍左右脘腹上行此因陰中必下膿血循經而上則迫及胃脘生高使胃脘內癰以致留積膿血于腸胃之外而如囊裏之大也○張兆璜曰胃脘正當高間曰高使胃脘內癰者謂癰生于高胃之間乃在胃外之膜原而非胃上也朱聖公曰此條熱中之病故在陰則下膿血上則迫生胃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久病者謂癰在于高胃

新積于腹中而成裏大也臍上乃腹中之氣分故法用圓利針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以取癰癘此論在針經之刺法中今亡另有熊宗立補遺其此篇但考之並無此語

此論伏梁之證而有五奪之法也帝問有病少腹或滿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皆有根相連此為何病及可治否伯言病名曰伏梁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心脈微緩為伏梁難經五十八經有心積曰伏梁據此伏梁與心積之伏梁大異病有名同而寔異者此類是也蓋此伏梁者裏大膿血居于腸胃

之外不可輕易以治之若治之而每每切按則痛悶幾死何也少腹之中正衝帶二脈之部分帶脈起于

季脇迴身一週橫絡于臍下衝脈與足少陰腎經之脈起于腎下出于氣衝循陰股其上行者出臍下闕元使臍直上循腹各行會于咽喉故病當其分則少腹或上下左右皆有根且其下與足之三陰而相因必有時亦下有餘之膿血三陰氣升故上則迫近于胃脘且生高使胃脘內之癰蓋腸胃之外既有膿血而胃脘之中亦有膿血也此豈朝夕所致哉乃日久所積也最為難治使此積日迫胃而居于臍上則為逆若仍如初時而居于臍下則為順然所以治之者無他法決不可輕動也如上文切按之謂必數數瀉以奪之則可以漸減而不使之上迫耳

帝曰人有身體股胛皆腫腹脹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此論邪留氣分而為伏梁也氣行于肌腠之間是以

身體股胛皆腫腹脹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此論邪留氣分而為伏梁也氣行于肌腠之間是以

邪傷氣而留于臍腹之間故曰此風根也其氣溢于大腸而着于育育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謂大腸

腸之外空郭之間風邪之氣充溢于大腸之外而留着于育育乃不可動之動之為水溺泄之病謂大腸

育育即膜原之屬育之原出于臍下動之則風氣謂齊齊同着着同本節文見奇病論四十七此節伏

妄攻以動之也蓋風邪之根留于臍下動之則風氣謂齊齊同着着同本節文見奇病論四十七此節伏

淫泆而鼓動其水矣水溢于上則小便為之不利矣謂梁梁證與上節絕不相同可見病有同名而實異者

此亦論伏梁之證而戒其不可以輕動也衝脈與足少陰之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衝循陰股內廉斜入

腹各行會于咽喉故身體股胛皆腫腹脹而痛也病雖名曰伏梁亦有風入此以為諸證之根且衝脈

與大腸相附故其病氣溢于大腸而着于育育之原出于臍下三寸闕元之分使臍直上循

衝脈起于腎下出于氣衝其上行者起于胞中上出臍下闕元之分故不可動之者如此何也蓋用毒藥

以攻下之則病本在下又復重下將使氣墜于下而不復得疏也由此觀之則日逐升散之法為可施矣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癩芳草發狂謂熱中謂膿血風邪留中而為熱也

滿也高梁厚味也芳草芳香之草石藥金石之藥也芳草之氣升散為陽故人發狂金石之藥沉重為陰故人發癩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

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謂富貴之人形藥而志苦華食而縱淫夫四體不勞則血氣留滯心

竭是以熱中消中多生于富貴之人如不豐美其食是不合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

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謂芳草者其氣急疾于馨散石藥者其性堅勁于下帝曰不可

此言腹中乃脾土所主土位中夾其氣和緩故不可妄施升降此言過于高梁

石藥是
重虛
此言恬
和緩
之大土
氣厚者
可服此
而使之
上下分
消

服若草
土若再
發得再
服若草
石藥是
重虛
此言恬
和緩
之大土
氣厚者
可服此
而使之
上下分
消

重平聲

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悍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胃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
乙日更論此言腹中之氣脾所主也和柔敦化土之德也熱中消中有虛有寔皆為熱氣留中若更服芳
草悍熱之藥二者相遇則內傷中和之脾土矣脾病者加于甲乙至甲乙日恐有勝尅之變故
至期更當
別論也

論此詳熱中消中者不可服青梁芳草石藥也多飲數澁謂之熱中多食數澁謂之消中犯此二疾者不
富貴人之疾今禁高粱則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則病又不愈此帝之所以疑也通評虛寒論曰凡治
消瘴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又奇病論曰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
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非肥也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伯
言芳草氣美石藥氣悍皆急疾堅勁多非肥也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伯
而察氣急疾堅勁苟輕服之則二者相遇恐傷脾氣至甲乙日診之則脾氣之傷否見
矣蓋脾者土也土惡木尅凡服此藥者過甲乙日則木必勝土藥之為害不容掩也

帝曰善有病膺腫頭痛滿腹脹此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以下三節復申明腹中之氣與血
于肌與手足三陰三陽之氣不同也腹中之血者起于胞中散于脈外與十二經脈之血不同也是以腹中
之氣血虛脫則為消中之虛脹腹中之血氣傷皆為有餘之伏梁今復論腹中之氣反厥逆于上則為膺
頸胸腹之脹痛滿腫下節論腹中之血氣和平則為懷子之且生末節論二陽之氣反下入于陰則為腹帝
中之腹脹當知血氣流行而又各有所主之部署也倪冲之曰胸腹脹滿者因中氣厥逆于上而虛脹也
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矣
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夫諸陽之氣上升而腹氣又

餘于上矣夫陽氣陷下則灸之今陽成于上而反灸之則陽熱之氣反入于經脈之陰則為瘖若以石砭之
則陽氣外泄而虛虛則狂矣氣并者血氣合并也須其厥逆之氣與血相并而後治之可使全也○張兆璜
曰脾氣主于腹中行于肌肉乃五臟元真之氣也衝脈之血亦從胸中而散于肌腠皮膚之間故與脾
氣并合論其氣并者使氣歸于肌腠而與血交并如石之則泄于皮膚之外矣之則逆于經脈之中
論此論厥逆之證名曰厥逆斯時也陽氣重上而在上為有餘矣之則陽氣隨火而入陰分火與陽俱入
陰不能支故為瘖石之則陽氣在上而又來針出則陽氣益虛虛則狂必須其陽氣從上而降陰氣從下
而升陰陽相并然後治之或灸或鍼可使全也所謂陽氣者衝氣也陰氣者營氣也按此乃內傷之證非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四
二十六

由于外感者歟

脈中之精和

平在女子則為懷妊在男子則為無病

此篇大意重在

腹中之血非經脈之血

也腹中之氣非三陽之氣

以陽或之內入于陰中

則為脈脹

則為脈脹

則為脈脹

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

此論腹中之血氣和平而有生成之造化也夫氣主生物血主成物懷子者血氣之相和

也且生者謂血氣之所以成胎者虛繫于腹中而無經脈之牽帶故至十月之期可虛脫而出當知月事懷妊之血在氣分而不在經脈也身有病者月事不來也無邪脈者血氣和平也○楊元如曰至哉坤元資生

萬物腹中之氣坤土之事也是以白朮補脾為養胎之聖藥銜任之血原于腎藏之精陽主造化陰主成形是以歸芎熟地乃胎產之神友

此言懷子之將生者身雖經閉而脈則無病也身有病者經閉也無邪脈者尺中之脈和勻也大凡婦人懷妊一月則陰陽之精尚未變化二月則精氣正變其氣熏蒸衝胃而為惡阻至三四月則惡阻少

止脈甚滑疾蓋男女正成形質其氣未定也至五六月已後則形質已定男女既分及八九十月其脈平和如無娠然非醫工深明脈理病家肯明言者難以診而知也▲脈訣云滑疾不散胎三月但疾而散五月母至六月已後則疾速亦無矣然亦有始終洪數不變者其氣甚感不可以一例拘也▼故帝問懷子

將生者何以知之正此意耳伯言身雖有經閉之病而寔無經閉之脈彼經閉之脈天中來而斷絕或按之全無者是也此則脈體平和勻靜乃無病之脈蓋至于八九十月而然正懷子將生之候耳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

陰也夫陽入于陰故病在頭與腹乃腹脹而頭痛也帝曰善此言三陽之氣主于形身之表如下入于陰

者三陽之氣動之也是以人迎之脈一盛或在少陽之氣二盛或在太陽之氣三盛或在陽明之氣三陽俱感當主病熱頭疼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如陽入于陰又當病在頭與腹乃腹脹而頭痛也蓋言表裏陰

陽之氣各有所主之部署如陰氣厥逆于上則為膺頭痛陽氣入于陰中則為腹中脹脹也○莫仲起曰伯言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謂陽脈之感乃三陽之氣動之兼申明陽入于陰乃是三陽之氣而

非三陽之經脈也傷寒論曰臧府相連邪高痛下此言經病于表陽之上而下連于裏陰經脈上下相連故病在上而痛在下也當知病在經脈而隨經下入于裏陰者則痛而不脹此病在陰分而陽氣下入于腹中

故脹而不痛也此言病熱而有所痛者正以外感之疾陽舉入陰故外頭痛而內腹脹也蓋凡病熱者屬于陽脈乃三陽經之脈動也故左手寸部名曰人迎正三陽經之脈動所以候外感也六節藏氣論靈樞終始禁服

五色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感病在足少陽一感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感病在足少陽大感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感病在足陽明三感而躁病在手陽明三陽既畢則入之三陰經分矣陽入于陰故

頭主陽腹主陰在陰當腹腹脹而在陽
當頭痛也熱病之有所痛者其義如此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內刺腰痛故名後人不知諸經
皆能腰痛而止曰腎虛者淺矣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

按此篇承上章而復記病在形身之外經絡之間令人腰痛者

不循經而灌于膜原邪邪之間是以為病則胸滿腹脹為治所不直灸之至于陰陽經脈皆從腰而循轉是

以為病則痛于有形為治皆所當刺取此形身外內之名有別也所謂之脈者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之八

脈皆循腰而上惟足太陰之脈從膝股內廉入腹屬脾以主腹中故不論于外也○男兆璜問曰足之三陰

三陽及奇經八脈有從腰脊而上循于頭項有從胸腹而上屬于膺喉今獨主腰痛者何也曰腰以上為天

腰以下為地而帶脈橫束于其間是以無病則天地交而經脈刺其部中大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

脈從顛別在下項後脊抵腰中經脈阻帶于其間則腰痛上下不能疎通故引項脊尻背如重狀也王冰以委

中為部中在膝後屈處出血者瀉而疎之也脊無見血者正月太陽寅故不宜出血以泄太陽方感之氣按

此篇記經脈為病而痛于腰之定證與內傷肝腎外病筋骨之虛痛者不同也

此言膀胱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脈別下項循肩膊內使脊抵腰中別下貫髻故令人

腰痛引項脊尻背如至重狀刺之者亦惟即委中以刺之○臆中央約紋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及太陽正經出血乃崑崙為經穴也▲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細脈應手針三分灸三壯

但春時木旺則水衰故春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顧

少陽之氣主夏而夏氣在皮以故皮中
可以俛仰者經脈病而樞折也足少陽之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血
脈從目銳眥循項至肩故不可以回顧
膝外廉陽陵泉之下有獨起之骨為成骨蓋足少陽主骨至此筋骨交會之處為成骨也少陽為心之表主
夏之三氣故夏無見血○莫冲之曰太陽之氣生于水中故主正月寅而始或少陽為君火之相故為心之
所表方少陽主初生之氣者少陽先天之所生也少陽為君之表者少陽之上相火主之也太陽正月寅
者太陽從水中之所生也太陽主夏火之氣者太陽之後天也陰陽之道推散無窮學者當詳其妙
此言膽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脈遠墜際橫入髀厭中故令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
循循然不可以俛仰又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陽明之前至肩上交出手

舉痛為
論病在
氣腰痛
為論病
在經腹
中論兼
氣與血
而又與
在外之
氣血各
別
腰者要
也前後
圓轉一
週皆謂
之腰要
平聲

陽明之後其支別者目銳眦下大迎合平少陽于頰下加頰車下頤合缺盆故不可以顧刺之者亦惟刺其成骨之端出血按王註云成骨謂膝外近下胛骨上端兩起骨相並間陷中容指者也胛骨所成柱膝髌骨故謂之成骨也然少陽成肝肝主于春夏時火王剛木衰故夏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張頤回視也足陽明之脈循喉嚨入缺盆經脈強急于前故不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陽明脈病則神氣乃刺陽明于前三里和之出血秋無見血張前三里

虛精神虛亂卒然見非常物神不足則悲也刺陽明于前三里和之出血秋無見血張前三里

里及上廉下廉也陽明居中土故當上下以和之陽明主秋故秋無見血楊元如曰少陽太陽之氣生于下焦水中而合于上焦君相之火故有先後天之分陽明之氣生于中焦水穀而居中土故獨至于秋令也

此言胃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脈起于鼻交頰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胃經却循頤後下廉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又其支別者起胃下口

循腹裏至氣衝而合以下髀故令人腰痛不可顧顧如有見且陽虛故悲也刺之者亦惟于前三里

三病上下和出之血張膝下三寸胛骨外廉兩筋間刺一寸留七呼矣三壯但陽明合脾生長夏秋時金王則土衰故秋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足少陰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張足少陰之脈上股內廉貫脊屬腎故痛引脊內廉也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病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張內踝上二病取左右之大谿也夫血乃精水之所生腎主閉藏

以奉春生之氣春時出血則洩其所藏是以多則不可復矣

腰痛引脊之內廉也刺之者亦惟于內踝上復溜穴刺之二病足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故令人

矣五壯但春時木王則水衰故春無見血與足太陽同若出血太多則腰痛如故腎氣不可復也

厥陰之脈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張足厥陰之脈抵少腹布脇肋故腰痛如張弓弩弦刺厥陰之脈在

臑踵魚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張臑腫之問魚腹之外循之有脈累累然者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

默然不慧刺之三病張肝主語故其病令人善言默然安靜貌言雖善言而不狂妄也不慧語言之不明了在經也善言不慧者病厥陰之氣而者于臑踵之外刺之三病三病者取經外穴也按腰中如弓弦者所病

腰痛有單病在經者有病厥陰之氣而者于臑踵之外刺之三病三病者取經外穴也按腰中如弓弦者所病

腰痛有單病在經者有病厥陰之氣而者于臑踵之外刺之三病三病者取經外穴也按腰中如弓弦者所病

此言肝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厥陰脈自陰股環陰器抵少腹其支別者與太陰少陽結于腰際下使脊第三第四骨空中其穴即中髻下髻故腰痛則中如張弓弩之弦也如張弦者言筋急之甚耳刺之者亦惟在筋之下踵之上魚腹之外蓋筋形本如魚腹故魚腹即筋也循其分肉有血絡累累然乃刺之此正當蓋溝穴耳
▲內髻骨前上五寸屬肝之絡穴鍼二分留三寸灸七壯
▼且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頤故病則善言然風或則昏冒故默然不爽慧也
▲善者猶善灸善呻之謂刺之者止三病而已
▲按靈樞經脈篇亦云足厥陰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促仰

解脈令人腰痛引肩目眩眩時遺洩

解脈散于皮膚之間故名曰解脈諸絡脈者在皮之部皮主太陽之氣分故痛引肩目時遺洩而宜取太陽之部也散上聲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
▲膝後筋肉分間太陽

之橫脈穴外之橫絡也鍼經云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或而血者疾誅之故宜瀉出其血黑變赤而止倪冲之曰邪在橫解之絡脈故亦取橫脈以瀉之
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常

如折腰狀善恐
太陽之氣病也橫或于中則上虛下寔則氣并于陰下寔故善恐也
刺解脈在郄中結

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
有結絡如黍米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

此兩言解脈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脈者膀胱經之脈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骨上額交巔上循肩膊俠脊抵腰中入循膂腎屬膀胱下入膕中又其支別者從膂內刺下貫脾循脾外後廉而下合于膕中兩脈如繩之解膂故名解脈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脈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眩眩然不明時遺洩皆膀胱之證候也刺解脈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橫脈有血

絡橫見迤然紫黑而或滿者乃刺之當見黑血必候其赤變血色乃止針也不唯是也又足太陽之別脈自肩而別下循背脊至腰而橫入膂外後廉下合膕中故解脈令人腰痛又如引帶如折腰之狀又且善

恐膀胱與腎為表裏腎虛則多恐也刺解脈者在郄中即委中也結絡如黍米處刺之其血射必黑刺之見赤血而止鍼上文言郄之外廉橫脈而此曰郄中此其有不同耳
▲郄中即委中穴膝後曲處膕中央

約紋中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按此節雖言解脈其寔是膀胱經腰痛也

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鍾居其中怫然腫
此論陽蹻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蹻脈有陰陽男子數其陽絡交并故為同陰之脈其脈行健故名曰蹻有阻于中則不上行故痛如小鍾居其中怫然起意言蹻受如

怒起也按蹻脈為病少腹痛裏急腰及髀節下相連陰中痛陰疝本經言痛如小鍾居其中即裡急陰疝之

也**證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為三痛**
穴當蹻後遠跟以僕參為本上外踝三寸以附陽為郄直上

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下足太陽中脈

循循外廉故宜取太素小鍾作小外踝絕骨之處鍼佛音弗怒意

此言同陰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同陰之脈者謂膽經之脈同于足厥陰肝經也足少陽之別循髀陽出膝外廉下臑骨抵絕骨下出外踝循足跗上小指次指又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歧骨間故曰同陰之脈也其腰痛如小鍼居其中而憊然發腫當取外踝上絕骨之端曰陽輔穴者刺之為三痛足外踝上四寸絕骨端三分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拂然腫此論陽維之脈而令人腰痛也陽維總一身之陽陽氣或故痛上拂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臑下

間去地一尺所陽維起于諸陽之會其脈發於足太陽金門穴在足外踝下一寸五分上外踝七寸會足少陽于陽交為陽維之郄故當與太陽合臑下間而取之蓋取陽維之郄也郄上踝七寸

是難地尺所矣

此言陽維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所發別于金門以陽交為郄與手足太陽及蹻脈會于臑俞與手少陽會于天髀及會肩井與足少陽會于陽白上本神臨泣正營懸空下至風池與督脈會于風府痲門此陽維之起于諸陽也然起于金門則足太陽者乃其脈氣之所發也故其令人腰痛痛之上如拂然而腫刺之者亦以其脈與太陽相合取臑下間去地一尺所刺之則臑山穴是也一名魚腹一名肉性一名傷山穴臑臑下分肉間臑中一云臑臑下分肉間針七分得氣即瀉速出針灸下及鍼

衝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衝絡絕惡血歸之此論帶脈為病而令人腰痛也衝橫也帶脈橫絡于

腰間故曰橫絡之脈夫足之三陽循腰而下足之三陰及奇經之脈皆循腰而上病則上下不通陰陽閉阻而為腰痛之證惟帶脈橫末于其間無上下之相貫故必因舉重傷腰以至橫絡之脈絕傷而惡血歸之令人腰痛不可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橫居為二痛出血臑臑謂足太陽之浮郄在臑下腿筋之間

以俛仰也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橫居為二痛出血臑臑謂足太陽之浮郄在臑下腿筋之間

蓋隨帶脈之橫形而取之按靈樞經曰足少陽之正主臑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臑臑謂足太陽之浮郄在臑下腿筋之間

四椎下屬帶脈是帶脈之下連于足少陰太陽故當從浮郄而上循太陽之絡以取之臑臑謂足太陽之浮郄在臑下腿筋之間

此言衝絡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衝者橫也太陽之外絡自腰中橫入髀外後廉而下合于臑中今舉重傷腰則橫絡之脈阻絕惡血乃歸故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也刺之者在郄中外筋之間上郄數寸橫居之穴曰委陽穴門者為二痛出血委陽風扶下一寸六分鍼七

分留五呼灸三壯股門承穴下六寸鍼七分其六寸與六寸六分不甚相遠故總曰數寸

會陰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此論任脈為病而令人腰痛也。任脈起于至陰與督脈交會分而上行故名曰

會陰任脈統任一身之陰。汗乃陰液。故深深然汗出也。汗乾則液竭。故令人欲飲。走者陰液周而交于陽也。

下五寸橫居。視其臑者出血。直陽之脈。督脈總督一身之陽。貫脊直上。故曰直陽。其原起于腎下

絡以瀉之也。按會陰節後當有刺條。刺直陽前宜有腰痛。或簡脫與抑督與任交病在陰而取之。陽耶。滑

伯仁曰。任督二脈。一源而二歧。一在于身之前。一行于身之後。又督脈別絡。自長強定任脈者。由小腹直上

貫臍中央入喉上頤。會太陽于睛明穴。是任督二脈。陰陽合并。分而上行。然其間又有交會之處。張兆璜曰

飲已欲走。是陰入于陽。故當從督以瀉。任且任脈循于腹。而其痛在腰。是所病之在任。而所成之證在督也。

此言會陰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會陰者。本任脈經之穴。名督脈。由中經其脈循腰下會于

後陰。故曰會陰之脈。其所通之上。漯漯然汗出。汗液既出。則腎燥陰虛。故汗乾即欲飲水。以救腎水。既

入腹。已陰氣復至。故欲走刺直陽之脈。上三病直陽之脈者。以足太陽之脈使脊下。行貫腎水。既

至臍中。下循臍。過外踝之後。直而行者。故曰直陽之脈也。蹻為陽蹻。即中脈穴。却為委中。令穴在蹻之上

却之下。約有五寸。則承筋穴是也。正與上下相半。若橫居然。視其血絡之臑者。出血可也。承筋一名腓

腸。一名直腸。腓腸中央陷中。脛後脚跟上七寸。灸三壯。禁鍼。

飛陽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此論陰維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去

之却。故名飛陽者。謂陰維之原從太陽之脈走少陰而起者也。怫怫鬱怒貌。腎病者意不樂。刺飛陽之脈在

氣并于腎則恐也。○朱永年曰。任督二脈與陽維陰維蹻陽蹻陰蹻皆陰陽互相交會而起。刺飛陽之脈在

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此取之蓋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乃足少陰與陰維交會之處。

此言飛陽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飛陽本足太陽經穴名也。此穴為足太陽之絡。別走少

陰。其令人腰痛痛之上。怫怫然言其腫如有所怒而然也。惟其別走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法。胸中故甚則悲以恐也。恐其生于腎。悲者生于心。刺之者亦惟

刺內踝上五寸之築賓穴。係足少陰腎經也。在少陰之前。與陰維為合。正所以治飛陽之腰痛耳。○內踝上五寸。留五呼。灸三壯。

昌陽之脈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眩眩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此論陰蹻之脈而令人腰痛也。陰蹻者。足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 卷之四

踝之上二寸以交信為經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出人迎之前至咽喉交目內眦合于太陽陽蹻是以
痛引膺目眩眩然交足太陽故甚則反折循咽喉故舌卷不能言之馬時曰昌陽即足少陰穴名一名復溜
又名刺內筋為二病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

註此言昌陽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法也昌陽係足少陰腎經穴名又名復溜
少陰之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兩入肺中循喉嚨使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昌陽之脈
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又陰踰為足少陰之別循股入胸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頰內廉屬

目內眦合於太陽故目眩眩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脈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
以復溜在內筋中為二病其穴在內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
其正穴也

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矣五壯腎虛補之

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溺
此論衝脈為病而令人腰痛也衝脈者
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灌于皮膚滲于脈外故名散脈也衝脈為十二經脈之原心主血脈故痛
而熱甚生煩其循于腹者出于氣街使膈下兩旁各五分至橫骨一寸經脈阻滯于其間如腰下如有橫
木居其中起于胞

刺散脈在膝前骨肉分間絡外廉束脈為三病
衝脈者其輪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虛
中故甚則遺溺

下俞也以上論奇經之八脈皆
是循腰而上所以並主腰痛

註此言散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法也散脈者王註以為足太陰之別也散行而上故名其脈循股
內入腹中與少陰少陽結于腰髀骨空中故痛則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其乃遺溺也刺之者亦惟在
膝前內側骨肉分間乃輔骨之下下廉腓肉之兩間也絡外廉者太陰之絡色青而見者也輔骨之下後
有大筋結束膝前之骨令其連屬取此筋骨繫束之處絡以去其病是曰地機三刺而已故曰束脈為之

三病也

節散脈有疑何王註便以為足太陰之地機偏攷他處又無散脈之說但按地機穴亦治腰痛不可俛仰
故且從王註耳

高明者正之

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效效則筋縮急
此論肉里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肉者分肉里者肌肉之文理
以行營衛以會大氣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蓋謂絡谷分肉之間亦有穴會循脈往來
邪氣淫溢用微針取之與取絡脈之法相同夫分肉起于筋骨屬于氣分效則動氣故不可以效效則筋縮

急

刺肉里之脈為二病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

肉穴在太陽膀胱經之外少陽絕骨穴之後去足外

肉穴在太陽膀胱經之外少陽絕骨穴之後去足外

肉穴在太陽膀胱經之外少陽絕骨穴之後去足外

踝四寸乃其脈也夫肌肉之文理屬骨而生從筋而起是少陽屬骨主筋故取少陽之分肉穴也按分肉之間豁谷之會小痺淫溢循脈往來能令人腰痛也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瀉者亦令人腰痛是以首論橫解之絡脈為痛末論肉里之間亦循脈而為腰痛也

馬此言肉里之脈有腰痛之狀而有利之之法也足少陽膽經有陽輔穴又名分肉故王氏以肉里為分肉肉里之脈今人腰痛痛則不可以效效則筋縮急蓋足少陽主筋故也刺之者亦惟取分肉之脈為二病其穴在足太陽膀胱經之外本經絕骨穴之後去足外踝四寸乃其正穴也足外踝上四寸輸骨前銳骨端三分去坵墟七寸鍼五分留五呼矣三壯按以肉里為分肉亦可疑但筋縮急乃膽經所去試觀陽陵泉為筋會則在膽經為有理况考分肉穴治腰痛溶溶若坐水中

腰痛使脊而痛至頭凡几然目眩欲僵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
馬此論經俞為病而令人腰痛也夫五藏六俞之俞皆在太陽之經而足太陽之

脈使脊抵腰上至于頭目是以腰痛使脊而上及于頭目者邪入于經會也凡几短羽之鳥背強欲舒之喪陽或者不能從故欲僵仆也夫邪之傷于人也先客于皮膚傳入于孫絡孫絡滿則傳入于絡脈留而不去傳舍于經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俞邪中于人雖有淺深然皆在于形身上下之間故並主腰痛是以論肉里之膚脈解脈之橫絡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之經脈以至于太陽使脊之經俞為痛之見證各有不同而取刺亦各有法也

馬此言腰痛之證有關於足太陽者當即其本經而刺之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骨上額交巔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運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故腰痛之疾有使脊而痛者至頭凡几然成無已釋傷寒論以為伸頸之貌也目眩眩然者以其起于內皆精明穴故目中似有不明也氣并于上故病在上刺之者亦惟取下之郄中穴即委中穴也刺之出血則氣降而疾愈矣
馬腦中央約紋中動脈腦中鍼五分留七呼矣五壯

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
張此論

之氣不和而令人腰痛也痛上寒者腰以上寒也痛上熱者腰以上熱也夫陰陽二氣皆出于下焦陽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寒陰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熱蓋氣阻于上下陰陽之間故腰痛也太陽巨陽為諸陽主氣陽明間于二陽之間為陽盛之經故上寒者當取此二經以疎三陽之氣少陽主樞故不可俛仰者當取足少陽也厥陰主一陰初生之氣故上熱者取足厥陰少陰之氣中合于陽明上合于肺藏陰氣逆于下故中熱而喘也却陰也謂經穴之空階為却陰却者足少陰榮賓穴也

腰此言腰痛而可顧者有此四證當分經以治之也即下節觀之則此節乃腰痛而可顧者也故言腰痛而可顧者其腰痛之上寒則刺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之穴而使之熱馬可也其所痛之上熱則刺足厥陰肝經之穴而使之寒馬可也其痛不可以俛仰則刺足少陽膽經之穴可也其痛時中熱而喘則刺足少陰腎經之穴與足太陽膀胱經之郄中出血可也據下節王氏以刺足少陰為湧泉大鍾二寸見前

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按此以下至引脊內廉刺足少陰條衍文謹照王氏原註王水曰上寒陰布下三寸膝外廉兩筋肉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上熱刺足太陽王水曰地機主之在膝中熱而喘刺足少陰王水曰湧泉大

在足跟後踵中太骨上兩筋

刺足太陽脾經之穴王氏以為陰市主之膝上三寸伏兔下陷中拜而取之鍼三分禁灸其所痛之上熱則王氏以為湧泉大鍾主之湧泉足心陷中屈足指蹠宛宛中蹠取之鍼三分留三呼無令出血灸三壯大鍾

大便難刺足少陰王水曰湧泉主之

少腹滿刺足厥陰內開動脈應手足厥陰脈之所法也

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王水曰如折末骨主之不可以俛仰京骨崑崙悉主之不可舉申脈

脈之所注也京骨在足外側太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陽脈之所過也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脈動應手足太陽脈之所行也申脈在足外踝下五分容爪甲湯躡之所生也僕參在跟骨下陷者中承襲前人或彼時俗任取非出于經旨也

此言腰痛而大便難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穴也王氏以為湧泉主之見前

此言腰痛而少腹滿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也王氏以為

本衝主之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

此言腰痛而少腹滿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也

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

脈之所注也京骨在足外側太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陽脈之所過也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脈動應手足太陽脈之所行也申脈在足外踝下五分容爪甲湯躡之所生也僕參在跟骨下陷者中承襲前人或彼時俗任取非出于經旨也

繆刺篇曰邪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眇仰息同于尻之數生以死為

此言腰痛而有此三證者當刺是太陽膀胱經之穴也。如折玉氏以為未骨

引脊內廉刺足少陰。王冰曰復溜主人從腰痛上寒不可顧至此并經語除注並合宋書。○新校正云按

上寒至並合未書十九字亦。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此復結足太陰之絡而為腰痛也。控引也。眇李

非王冰之語蓋後人所加也。中與厥陰少陽結于下腹而循尻內入腹上絡噓故腰痛引少腹而控眇也。腹眇拘急故不可以仰息。按此

篇承上章之論腹中而并記刺形身之腰痛是之三陰三陽皆循腰而上下而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廉入腹

屬脾以主腹中是以首節止論少陰厥陰而不及于足太陰也。然太陰之支別從

髀貫尻亦令人腰痛故復記于篇末以使後學知形身外內經絡之各有別也。刺腰尻交者兩踝腫上以

月生死為痛數發鍼立也。腰尻交者腰下胛骨間乃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脈左右交結于其間故曰腰尻

一月一痛二日二痛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漸少之蓋月生則人之血氣漸盛月虧則人之

血氣漸衰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為痛數蓋針過其日數則脫氣不瀉故以月之生死為期張

光璜曰月晦始蘇日期每月。左取右右取左。脈之大絡左注右右注左此邪客于大絡故當以左右兩

刺是月始生之一日也。左取右右取左。間取之若在橫解之浮絡是又當總取却外廉之橫脈矣

眇音秒本節備見繆刺論。仰字下有息字神音申。此言腰痛而內引少腹控其眇處不可以仰者當有刺之之法也。控按也。眇手脇之下空軟處也。腰尻

交者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脈左右交結于中故曰腰尻交也。兩踝即腰骨兩旁起骨也。腫兩踝骨下龍

起肉也。按此節備見繆刺論彼邪云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則知此條脾經腰痛也。足太陰之絡從

脾合陽明上貫尻骨與厥陰少陽結于下髀而循尻骨入腹上絡噓貫舌中故腰痛則引小腹而皆痛按

其眇則絡脈拘急不可以伸仰而喘息也。刺之者亦惟在腰尻之交兩踝腫之上即入髀中之第四髀下

已前為月生漸次加多望日以後為月死漸次。加左左痛則取右右痛則取左正所謂繆刺也。

風論篇第四十二

內論五藏六府之風故名後世論風當祖此篇。奈以中風傷風及痛風偏枯各立為一門致使後人視中風為重傷風為輕不知此篇曰中曰傷無以異也。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厲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

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
論風乃陽動之邪而入之表裏陰陽血氣藏府又有虛有寔故其為
在于形身或內至于藏府
其病各異其名不同也

論此帝悉舉風病名色
為問而欲解其義也

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洩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

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
論此論風邪客于膚腠而為寒熱也皮膚

客之則氣不內通邪不外泄風動之邪善行而數變動而腠理開則元氣耗而洒然寒變而腠理閉則邪熱
留而胸膈悶其為寒也則三焦虛而食飲衰其為熱也則邪熱感而肌肉繇快慄振寒貌蓋言邪之所勝其

正必虛正氣為邪所傷故使人
快慄而不能食也名曰寒熱

論此即風證之有寒熱自皮膚而入者也洒然寒貌悶不爽貌快慄振寒貌言風氣藏于皮膚之間內不
得通之而入外不得泄之而出是風者真善于行動而數能變化者也方其腠理開時則風得客之者

洒然而寒及其閉也則寒極為熱者蒸然而悶其寒則寒氣入胃飲食衰少熱
則熱氣入藏肌肉漸消寒熱交作使人快慄而不能食此所以名之為寒熱也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眦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為

寒中而泣出
論此論風邪客于脈中而為寒熱也夫血脈生于陽明胃府如風傷陽明邪正之氣并入于胃

脈之神氣外洩而為寒脈
中寒則精神去而涕泣出

論此言風證有熱中寒中二證皆自陽明而入者也陽明者即足陽明胃經脈也胃脈起于鼻交頰中下
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故風氣與陽明

經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眦也其人肥者則腠理密故風氣不得外泄所以風氣內熱則為熱中而目黃
其人瘦者則腠理開疎風氣仍復外泄而寒所以內無風氣則內無所蒸乃為寒中而泣出夫熱中寒中

以人有肥瘦不同而目有
為黃為泣之可驗者如此

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

膜晶真
切稱人
切起也
引起也

快音秋
數音朔
良去聲

寒熱在
脈中故
曰寒中
熱中
脈中之
邪復從
皮膚而
出

上節論風從氣而入于脈此論風行脈而散于外內之變通也

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張此論風邪傷衛而為腫瘍不仁也足太陽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背脊肉憤脹高起而有癰瘍衛氣凝滯于項背之間行諸脈俞散于分肉轉于衛氣以致衛氣所行之道不利故使肌

肉憤脹高起而有癰瘍衛氣凝滯于項背之間行諸脈俞散于分肉轉于衛氣以致衛氣所行之道不利故使肌

散于肌肉而轉于衛氣是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主肌而主肉也

此言風證之肉有不仁自太陽而入者也十一經以足太陽為巨陽凡五藏六府之俞穴皆在于背而

則出自精明穴亦行諸脈俞而散之分肉之間今風氣欲入而衛氣欲出彼此相犯其所行之道路不利

故風寒凝聚于肌肉而肌肉憤脹瘡癢通體衛氣亦有所凝而不能行故其肉有不仁雖冷熱痛癢而皆

不知也蓋果核中有仁惟肉無所知則若有不能如仁有生意矣

遂以不仁名之也夫帝無此問而伯對之蓋因帝缺此不問耳

瘡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張**此論風傷榮氣而為癰瘍也附肉也夫榮

精氣之營于經者為營有營氣熱附者言有因風傷營氣搏而為熱熱出于皮膚之外則榮衛之氣不清故使其鼻柱

通矣鼻者肺之竅藏真高于肺主行榮衛陰陽風邪與榮熱搏于皮膚之外則榮衛之氣不清故使其鼻柱

陷壞而色敗惡風寒客于脈而不去名曰癰風或名曰寒熱

張此承上文而言如風寒之邪客于脈中而不

而皮膚潰癩也風寒客于脈而不去名曰癰風或名曰寒熱

于脈中而不去則營氣受傷亦名曰癰風夫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故或名曰寒熱蓋亦或為寒熱中之

病以上二節論風傷營氣皆名曰癰如營熱搏于脈外者為敗壞之癰風寒客于脈中者為寒熱中之

故曰癰者有營氣熱附言有一種癰者因榮氣之熱外出于附肉之間榮衛邪正之氣相搏陰陽清濁之氣

不清以致鼻柱敗壞皮膚癰瘍此毒癰之甚者也有因風寒客于脈中久而不去或為紫雲白癩之癰風故

為寒中熱中之榮病此為癰之輕者也○此橫曰寒傷營故風寒客于脈中而不去風乃陽熱鼓動之邪故

別故為

癰音賴附當作腐長刺節論篇云病大風骨節重煩眉墜名曰大風刺肌肉為故汗出百日刺骨

病不同

體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髮眉生而止針此與此節相同故錄之骨空論首二節大風乃初時所感

大風而此則

已成癰矣

馬此言風證之有癰者自營氣受傷而然也營氣者陰氣也營氣行于經脈之中今風氣感之則營氣熱

腐其氣不清惟鼻為呼吸之所外焉五氣入于鼻內焉腐氣出于鼻致死鼻柱變壞而色敗惡皮膚成

瘡瘍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立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
此論風傷五藏之氣而為五藏之風也。夫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藏是以人之藏氣合天地四時五行十

干之氣化而各以時受病也。風者虛邪不正之邪風故曰。觀此節曰傷曰中互言則傷中二字無別後世風曰邪曰傷曰中蓋言不正之風或傷之輕或中之重也。
名中風門為中風名傷風門為傷風視中風為重傷風為輕未丹露有

曰中曰傷之辨贅矣。
張此以五藏之風告之也。肝主于春心主于夏脾主于季夏肺主于秋腎主于冬然五藏之正氣虛則邪氣反勝者感之故春之甲乙日肝傷于風而為肝風夏之丙丁日心傷于風而為心風季夏之戊己日脾傷于風而為脾風秋之庚辛日肺傷于風而為肺風冬之壬癸日腎傷于風而為腎風此五藏之風所由成也。帝雖未及問而伯告之者如此。

張此論風中五藏六府之俞。四時故各以時受病者病五藏之氣也。如風中于經俞則內連藏府。故亦為藏府之風。病五藏之經也。以上答帝問藏府之風有二因也。愚按此二因與金匱之所謂邪入于府即不識人邪入于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沫因證不同。金匱之所謂中藏中府者邪直中于藏府而傷藏府之元神本篇之論曰因隨時而傷藏氣一因經絡受邪而內連于藏。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為偏風。
此論風邪府是以五藏之風狀止見色證而不致如傷藏神之危險者也。

身而為偏風也。門戶者血氣之門戶也。夫上節之所謂風傷血氣者乃通體之皮膚脈絡也。如各入其門戶而中其血氣者則為偏枯謂偏入于形身之半也。
張此言風證之有偏風者自風各入藏府而然也。風中五藏六府之俞穴各入其門戶。則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偏于一所是之為偏風也。此正所以答首節偏枯之問耳。

張此論風氣循氣血而上為腦風也。風府穴在背後中行乃督脈。風入係頭。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為腦風。
此論風氣循氣血而上為腦風也。風府穴在背後中行乃督脈。風入係頭。

則為目風眼寒。
此論風客于頭而為目風也。係系目風足太陽寒水主氣故名之曰為眼寒者也。飲酒中風則為漏風。
此論飲酒中風而為漏風也。酒者熱穀之液其性燥悍其氣先入房汗出中風則為內風。

此論入房中風而為內風也。夫內為陰外為陽精為陰氣為陽陽為陰之衛陰為陽。新沐中風則為首風。
此論入房則陰精內竭汗出則陽氣外泄是以中風則風氣直入于內而為內風矣。新沐中風則為首風。

之風入中則為腸風滲泄在外則為泄風蓋脾胃之氣外主肌腠內主腹中風邪久在肌腠而入于中則脾胃之氣受傷而為腸風滲泄蓋大腸小腸皆屬于胃也若久在外之腠理則陽氣外弛而為泄風泄風者脾胃開而汗外泄也以上論風氣之善行數變所中不一其處而見證各有不同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

張風乃東方之生氣為四時之首能生長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故為百病之長至其變化無常故為病不一如春時之非東風夏時之非南風或從虛鄉來不剛風謀風之類皆其變化而為他病也方處之言風邪之客于風者無有常處如風氣客于皮膚或從虛鄉來不剛風謀風之類皆其變化而為他病也

藏府則為藏府之風循于風府則為腦風入於風府則為目風無有常處而致有風氣也上三句言風氣之變化下二句論風客于人而無有常方○王子方問曰按此篇岐伯所答詳于帝問後人乃疑之或言帝有所缺問者或有增補其問者果屬缺文與曰聖經安可改也夫帝曰或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則百般

風證盡居三句之中故復曰風有百病之長也蓋言風之變化無常即此論中不能盡其變證宜可以膠執之識見而增改聖經乎

論此言風之所感有不同故病之所成者有為腦風為目風為漏風為內風為首風為腸風為泄風也風

肝者督脈經穴也▲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風氣循風府而上乃腦戶穴也▲亦督脈經穴▼故風入腦而為腦風目在于前而其系則在于頭之腦風入繫頭則傳入于目而為目風其眼當畏寒也

飲酒中風則風不得入而在腠理每遇飲酒則汗出是之謂漏風也入房汗出而為目風則內耗其精外開

腠理因內而風襲之是之謂內風也沐浴時外在腠理內熱相拒不得入內汗則常泄是之謂泄風也故

則為腸風其食有時不化而出也風初感時外在腠理內熱相拒不得入內汗則常泄是之謂泄風也故

風者本為百病之長至其變化則不止于風而變為他病如方向之無定所也此皆為風氣所致養生者其慎之

黃帝曰五藏風而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此論診驗也帝問五藏之風證見于形身之外其

藏氣受邪能為形身作病也**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餅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肩其色白**此論診驗也帝問五藏之風證見于形身之外其

形身作病也**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餅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肩其色白**此論診驗也帝問五藏之風證見于形身之外其

形身作病也**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餅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肩其色白**此論診驗也帝問五藏之風證見于形身之外其

形身作病也**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餅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肩其色白**此論診驗也帝問五藏之風證見于形身之外其

四時之風始于藏氣而後病出干形證諸病論中此篇獨不言治者大

見于面部者謂病之從內而外也聖人設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

教彈然後雖不言治而治法已在其中矣

之氣

恐後人

認為一

色故曰

蒼曰始

曰餅然

曰微黃

大意與

五藏生

成篇之

論色同

能耐同

餅音駢

差遲同

嗑音益

隨同

始音台

麗音芒

其色赤。心為大藏風淫則大威故唇舌焦而津液絕也風化木木火交熾故善為怒嚇心主舌肝風之狀

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嗑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肝開竅于目而主泣故善悲本經曰心悲

故泣出也蓋言悲而後泣出也微蒼淡青色也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風木合脾風之狀多汗

邪則大熱感而嗑乾肝氣病故善怒也怒勝思故時憎女子目者肝之官也故診在目下脾風之狀多汗

惡風身體怠墮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脾氣肌肉四肢身體怠惰四支不欲動

使烟連舌本經絡篇云足主脾所生病者食不下土位中央故所診在鼻上其色黃脾氣肌肉四肢身體怠惰四支不欲動

氣而後病于形身自內而外也夫邪干藏所死此病在藏氣而不傷于藏真也如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乃經

絡受邪亦內于藏府然身之中于風也夫邪干藏所死此病在藏氣而不傷于藏真也如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乃經

所是以後止言胃風者乃經絡之邪總歸于胃陽明為萬物之所歸也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尻然浮腫

脊痛不能正立其色始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風邪干腎則水氣上升故面尻然浮腫風行則水溢

精少陰與陽明會于宗筋風傷腎氣故隱曲不利水氣上升故面尻然浮腫風行則水溢

上者肺肝之本部也心肝在口脾肝在鼻者母病而傳見于子位也腎病而見肌色黑者乘其所不勝也是

以本篇五藏之診與靈樞經之五閱五色篇之法少有不也

蓋言五藏之色有見于面邪之本位而又有乘傳之變者也

此舉五藏之風狀而詳告之也凡內多風氣則數有餘熱則腠理開故多汗風薄于內故惡風故五藏

之感冒無不多汗而惡風也肺風之狀多汗惡風惟肺藏感風則色餅然而白以肺屬金之色也在

變動為故主藏風內通之故時作咳嗽其氣短少也蓋則衝氣在表故風病在表者覺癢夜則衝氣行

陰故風病在內者覺甚眉上乃闕庭之部所以外司肺候靈樞五色篇以為闕中肺也色白者肺風

之氣

恐後人

認為一

色故曰

蒼曰始

曰餅然

曰微黃

大意與

五藏生

成篇之

論色同

能耐同

餅音駢

差遲同

嗑音益

隨同

始音台

麗音芒

從腎脈而入府復從府而病

清陽之氣則升頰勞而外弛

色斯外見也

腎風之狀。頭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高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腹脹。食寒則泄。脰形瘦而腹大。張頸有風池風

要會故頭多汗。胃府受邪故飲食不下。高塞不通。腹善滿也。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腹脹。滿是以形寒則腹脹。飲冷則泄者。胃氣虛傷也。胃者肉其應。腹者胃之郭。故主形瘦而腹大。

此以胃風之狀告之也。首節帝問五藏六府之風。故此節以胃風為對。然止言胃風而未及他府者。意胃為六府之長也。第四節中有腸胃亦六府中有二矣。胃脈支別者。後頰後下廉。過人迎。循喉嚨入缺

盆下高。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使膈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裡。至氣街中。而合。故頭多汗。食飲不下。高塞不通。腹善滿也。然失衣則外寒。而中熱。故腹腹脹。脹食寒則塞。物薄胃而陽。不內消。故泄利。胃合脾。而主肉。胃氣不足。則肉不長。故瘦也。胃中風氣蓄聚。故腹大也。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張頰乃諸陽之會。因

皮腠疎而湯氣弛。故多汗惡風也。風者天之陽氣。人之陽氣以應天之風氣。諸陽之氣上出于頭。故先一日。則病甚。頭面不可以出內。蓋風將發而氣先病也。至其風發之日。氣隨風散。故其病少愈。男兆璜曰。風將發而所舍之風亦發。故先一日。頭痛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則食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

渴。不能勞事。酒飲酒者胃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或因胃氣熱而腠理疎。或絡脈滿而陰液洩。故常多汗也。汗性悍熱。與風氣相搏。故雖單衣而亦不可以常服酒。入于胃。熱聚于脾。脾胃內熱。故食則

汗出甚。則上薄于肺。而身汗喘息。惡風。身常濕也。津液內竭。故口乾善渴。陽氣外張。故不能煩勞于事。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口中乾。上清。其風不能勞

事。身體盡痛。則寒。帝曰善。泄風之病。風久在腠理。而傷氣。故多汗。汗泄衣上。漸清。滲泄。玄府不閉也。津液

勞其事。若妄作勞。則身體盡痛。而發寒。腎按偏風而下。止論首風。漏風。泄風之狀。蓋此三者皆在皮膚氣分。風氣相搏。而善行。數變。故曰肺風之狀。腎按偏風之狀。首風之狀。言風氣變動之病狀也。如入于經脈。在偏風。則

為半身不遂。循經入腦。則為腦風。循氣入頭。則為目風。眼寒不復。再有變證。故不復論也。

此申言第八節首風漏風泄風之狀也。新沐中風。固為首風。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蓋頭為諸陽之

會。風客之則皮腠疎。故頭面多汗也。人之陽氣外合于風。故先當風一日。則頭痛甚。不可以出戶。內然

病以先風而甚。則痛亦先風而甚。至其當風之日。則病已少愈矣。飲酒中風。固為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惡風。脾胃風熱。雖單衣亦欲却之。腠理開疎。故食則汗出甚。則風薄于肺。故身汗喘息。汗多。故衣常濡。

口常乾又善渴形勞則喘息故不勞事也。按病能論篇帝曰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白朮各中分麩啣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外在膝理則為泄風泄風之狀多汗汗出則泄在衣上汗多故口中乾。皮上清形勞則汗出故不能勞事風在身體故盡痛汗多則亡陽故寒也。

痺論篇第四十三

後世醫書止有痛風一門並無痺門蓋改內經痺為何病致使痺證不明于後世惜哉此篇當與靈樞周痺篇參看

黃帝問曰痺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也。痺者閉也邪閉而為痛也言風寒其風氣

勝者為行痺。風者善行而數變故寒氣勝者為痛痺。寒為陰邪痛者陰也是濕氣勝者為著痺也。濕

關節故為流着之痺。按靈樞經有風痺傷寒論有濕痺是感一氣而為痺也。本篇論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

為痺是三邪合而為痺也。靈樞周痺篇曰風寒濕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

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痺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則如是是寒痺先發

而他痺復發也。本篇論風氣勝者為行痺濕氣勝者為著痺是三氣雜合而以一氣勝者為主病也。經論不

同因證各別臨病之士各宜體認。

此言三氣成痺而痺之證有不同也。痺者卑也有病則有日降日升之義又有不得自如之義故名曰

痺即下文行痛着諸證也。帝曰痺從何生為問伯言風寒濕三邪氣錯雜而至則合之于體而痺生。合本節意

合之于經而痺分。合下節意。故曰合而為痺也。其風氣勝者則風以陽經而受之故當

為行痺之證如蟲行于頭面四肢也。其寒氣勝者則寒以陰經受之故當為痛痺之證。寒氣傷血而傷處

作痛也。其濕氣勝者則濕以皮肉筋脈而受之故當為着痺之證當沉着不去而舉之不痛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帝問二氣之外而又有五痺也。上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五藏之氣合

于四時五行故各以其時而受病同氣也。相感也。此言五痺之證因五時而成者也。帝問風寒濕三氣異勝則三痺生其有五痺者則止有三氣將以何

者謂此邪也

合俱去聲

重平聲

此復從皮膚而及于筋骨

病耳非復有五氣以入五藏也故冬過此三者則為骨痛蓋腎主冬亦主骨腎氣衰則三氣入骨故名之曰骨痺肝主春亦主筋肝氣衰則三氣入筋故名之曰筋痺心主夏亦主脈心氣衰則三氣入脈故名之曰脈痺脾主至陰至陰者六月也亦主肌肉脾氣衰則三氣入肌故名之曰肌痺肺主秋亦主皮肺氣衰則三氣入皮故名之曰皮痺然猶在皮脈肌筋骨而未入于藏府但痺有在藏在府者故帝復于下文而再問之

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于其合也肺合皮心合脈脾合肉肝合筋腎合骨

之中人始傷皮肉筋骨久而不去則內舍于所合之藏而為藏府之痺矣故骨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腎筋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肝脈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心肌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脾皮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肺所謂痺者各以其

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所謂五藏之痺者各以其五藏所合之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蓋皮肉筋骨形氣相合而邪舍于內矣所謂舍者有如館舍邪客留于其間者也邪薄于五藏之間于藏氣而不傷其真藏故曰舍曰容而止見其煩滿喘逆諸證如其入藏者則死矣男兆璜曰首言以冬遇此為骨痺者謂痺之病多深入也故先言骨而筋筋而脈脈而皮膚

此言痺之入五藏者以五痺不去三氣重感而入之于五藏也帝問五痺在體五藏在內至有內舍于五藏者何氣使之然也舍者藏也伯言五藏皆有合即如腎之合在骨肝之合在筋心之合在脈脾之合在肌肺之合在皮五痺病久而不去則內舍于其合矣故骨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腎筋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肝脈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心肌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脾皮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肺所謂五藏之痺者各以其所主之時重感于風寒濕之三氣故使之入于五藏也

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滿喘而嘔此論五藏之氣受邪而形諸于病也肺主氣而司呼吸其脈起于右寸上通於心下通於腎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噤乾善噫厥氣上則恐心主脈故痺閉而復轉及于經脈形屬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噤乾善噫厥氣上則恐

下鼓動而上于心藏則煩故煩則心下鼓也肺者心之蓋而心脈上通于肺故逆氣暴上則喘而噤乾心主噤心氣上逆而出則善噫也夫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心氣厥逆于上則不能下交于腎腎氣虛故悲也兆璜曰心下鼓暴上氣謂邪氣上逆也厥氣下謂正氣厥逆也

肝痺者夜卧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肝藏魂卧則神魂不安故發驚

數字為
句尻枯
熱反解
懈同墮
情同塞
去聲

噫音醫
痛傷之
聲也其
聲亦數
也
弓不籍
聲又作
噫之歌
又噫噫
或王又

抵小腹使胃屬肝絡膽上貫高循喉嚨入頤頤肝氣痺閉則木火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張胃者
鬱熱故在上則多飲在下則便數上引于中而有如懷妊之狀也腎痺者四支解墮發欬嘔汁上為大塞張脾氣
骨痠而不能行故尻以代踵陰病者不能仰故脊以代頭脾痺者四支解墮發欬嘔汁上為大塞張脾氣
行于四支故四支解墮脾脈上高挾咽氣痺不行故發欬也入胃之

飲上輸于脾脾氣不能轉輸故嘔汁肺氣不能通調故上為大塞

馬此承上文而逆言五藏之痺各有其證也夫以五痺重感于三氣固五藏各成其痺矣試以肺痺言之
彼肺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高屬肺又主息故其為痺也煩滿喘息而嘔○又以心痺言

者從心系上使咽喉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下高故煩則心
下鼓戰暴時上氣而為喘又嗝喉乾燥也心主為噫以其鼓滿故噫之以出氣也▲宣明五氣篇云心主

噫逆氣上乘于心神氣不足若懼凌弱故為恐也▲宣明五氣篇云精氣并于腎則恐今心氣不足為
水所凌耳▼又以肝痺言之肝主驚駭故夜卧多驚肝脈循股陰入髀中環陰器抵少腹使胃屬肝絡膽

上貫兩布筋筋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頤故多飲水數小便上引少腹而痛如懷妊之狀也○又以腎痺言
之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尻腰尻骨也踵足跟也腎脈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

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則入跟中以上膈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
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氣不足而受邪故踵本在足而尻則伏地而不伸其尻反以代踵也脊本在中而頭

則俯伏而不上其脊反以代頭也▼又脾痺言之脾主四季外主四支故四支解墮又以其脈起于足
循膈膈上膝股然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高俠咽故發

噎嗽嘔出清汁也脾氣養肺胃復連咽故上為大塞也

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張腸痺者兼大小腸而言小腸為心之府而主小便邪痺于小
腸則大熱鬱于上而為數飲下為小便不得出也大腸為肺

之府而主大便邪痺于大腸故上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溢於小便上為清涕張胞者膀胱
則為中氣喘爭而下為飧泄也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水閉不行則畜而為熱故若沃以湯且溢于小便也勝脫之脈從巔

少腹邪閉在胞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水閉不行則畜而為熱故若沃以湯且溢于小便也勝脫之脈從巔
入脛脛滲則為涕上為清涕者太陽之氣痺閉于下不能循經而上升也愚按六府之痺也勝脫之脈從巔

者胃府之精氣也衝氣者陽明之悍氣也營衛相將出入于外內三焦之氣遊行于上下
甲膽之氣先藏府而六府痺者閉也正氣運行邪不能留于三焦之內不病痺者意在斯歟

此言腸痺胞痺而分夫痺中之二亦各有其證也夫五藏各有其痺而六府亦有其痺也試以腸痺言之
大腸之脈入銜盆絡肺下高屬大腸小腸之脈又入銜盆絡心循咽下高抵胃屬小腸今小腸有邪則
脈不下高胃氣畜熱小腸燥滯故數飲水而不得下出也其小腸與胃邪氣奔喘故中氣喘爭也有時小
腸邪或熱滲從下而降則大腸大迫飧泄即泄出此乃腸痺之證也○又以胞痺言之勝脫在少腹之內胞

音不哀
痛聲又
隱已切

義同又
已介切

音吮飽

食息也

於界坊

莊于大

塊噫氣

隨神往

來謂之

魂與借

也從也

以時而

合于內

曰含循

俞而入

舍者言

不止在

皮肉筋

骨之合

在膀胱之內胞受風寒濕氣而為痺則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溢于小便也膀胱之脈上額交頤上入絡腦故邪氣上蒸于腦而為清涕也此乃胞痺之證也言胞痺者大約是膀胱病耳

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張此言藏氣不藏而邪痺于藏也陰氣者藏氣也神者五藏之藏之神也五藏為陰陰者恬靜故靜則神氣藏而邪不能侵躁則神氣消亡而痺聚于藏矣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張此言腸胃傷而邪痺于府也夫居處失宜則風寒濕氣中其俞矣然當法但不知陰氣為營氣耳

此言藏府所以成痺者以其內傷為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陰氣精專隨宗氣以行于經脈之中惟其靜則五藏之神自藏而不消亡若躁則五藏之神消亡而不能藏矣所以有五痺者必重感于邪而成五藏之痺也至于六府之所以成痺者何哉飲食固所以養人而倍用適所以害人故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也腸胃既傷則邪得以乘俞入之而為痺矣

按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論營氣也此節云云論營氣也此乃論營衛至精至妙之義王註不言者未之知耳

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道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痺聚在脾諸痺不已亦益內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

此申明陰氣燥亡而痺聚于藏也淫氣者陰氣淫佚不靜藏于憂思則心氣不藏而痺聚在心矣淫氣而致于遺溺則腎氣不藏而痺聚在腎矣淫氣而致則肝氣不藏而痺聚在肝矣淫氣而致于肌肉焦絕則脾氣不藏而痺聚在脾矣是以在藏府經俞諸痺留而不已亦進益于內而為藏府之痺矣夫寒濕者天之陰邪傷人經俞筋骨風者天之陽邪傷人皮膚氣分是以三邪中于藏府之俞而風氣勝者其性善行可從皮腠而散故其人易已也愚按下文云六府亦各有六府之俞而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邪亦循俞而入各舍其府矣上節所謂各以其時重感于風寒濕之氣而為五藏之痺者合五藏之氣而舍于內也此節論邪中藏府之俞循俞而亦進益于內先言陰氣消亡痺聚在藏故後止言六府亦各有俞云

此言因諸證而可驗五藏之痺其間有難愈易愈之分焉夫五藏之痺其證備見于前矣見第四節

然又有他證可驗而知其痺之在五藏者難于去也是故邪氣浸淫喘息虛竅正以肺主氣惟痺聚在肺故喘息若是邪氣浸淫憂思不已正以心主思惟痺聚在心故憂思若是邪氣浸淫膀胱遺溺若是邪氣浸淫肌氣阻絕正以脾主肌惟痺聚在脾故肌絕若是凡此諸痺不已亦以日深一日而不能愈也或云亦益內作入房說亦通

故風寒濕三氣皆能為病惟風氣勝者則較之寒濕二氣其病易已蓋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六

六十一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六

六十二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六

六十三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六

六十四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六

風勝為行痺而寒濕則為着痺痛痺其勢似難愈耳

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

間者易已張此言五藏之痺循俞而入藏者死也夫風寒濕氣中其俞其藏氣寒則邪不動藏若神氣消亡

于藏則為煩滿喘鳴脈不通心下鼓嗌乾善噎諸證其留連筋骨間而不內舍于其合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隨氣而易散若中其俞則內通五藏兼之陰氣不藏則邪直入于藏而為不治之死證矣

此言痺有死生病久之異皆各有其由也痺有死者正以邪氣入于內藏故藏氣已絕所以死也有疼

久者正以邪氣留連筋骨之間外不出而內不得入所以疾久未愈也有易已者正以邪氣留于皮膚

之間淺而易散所以易已也

帝曰其客于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張此言六府之痺乃循俞而內入者也夫

胃內傷故食飲居處為六府之病本男兆璜曰痺聚在五藏者因其陰氣不藏神氣消亡痺舍于六府者亦其食飲居處此節用三亦字俱宜着眼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

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張居處失常而又食飲應之于內則經脈虛傷邪循俞而入舍其府矣

男兆璜曰邪中五藏之俞而陰氣淫躁應之邪中六府之俞而食飲應之故曰六府亦各有俞而食飲應之

再按靈樞口問篇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夫風寒雨濕合而

為痺矣居處失常則邪中藏府之俞矣喜怒病藏驚恐傷陰則陰氣消亡矣飲食自倍則腸胃乃傷矣是以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和于陰陽故能形與神居度百則腸胃

此言六府之成痺者先以內傷為之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第三節帶問內舍五藏六府固合藏府

而并問之曰第四節雖主腸痺胞痺而六府之痺不盡于此故此節帶以六府之痺為問伯言六府成

痺亦以其飲食失處居處失宜為之病根也上文所謂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正以此耳蓋內無所傷則外邪無自而乘之也故六府之分肉皆各有俞穴風寒濕之三氣外中其俞而內之飲食失節應之則邪氣循俞而入各舍于六府之中此痺之所以成也按三百六十五穴皆可以言俞今日俞者凡六府之穴皆可以入邪而註止以足太陽經在背之六俞穴為解則又理之不然者也若止以井榮俞原經合之俞穴解之猶未盡通况背中之六俞乎

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張此論治藏府之痺而各有

法也夫營衛治經故痺在藏者當取之于俞合治肉府故痺在府者取之于合也又當循形身經脈之分皮肉筋骨各有所發各隨其有過之處而取之則其病自瘳矣

此言治痺者五藏取其俞六府取其合各分刺之而病愈也帝以可以針治為問伯言五藏有俞六府有經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六府有合胃之合曰三里膽之合曰陽陵泉大腸之合曰曲池小腸之合曰小海三焦之合曰委陽膀胱之合曰委中循藏

府經脈所行之分各有所發病之經乃隨其病之所在而刺之則或俞或合其病無有不瘳也

帝曰營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澀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

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靈樞經云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榮濁

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隧常榮無己是水穀之精氣從肺氣而先和調于藏府五藏六府皆以

受氣而乃能入于脈也入于脈故循脈上下復貫五藏絡六府蓋言五藏六府受穀精之氣營行于經脈經

脈經營之氣復貫絡于藏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重

於盲膜散於胸腹衛者肌肉之悍氣其氣慄疾滑利故不能入于脈不入于脈故循于皮膚分肉之間分

于絡藏絡府之募原募原者脂膜也亦有文理之相通故曰皮膚藏府之文理也絡小腸之脂膜謂之盲是以

在中焦則熏蒸于盲膜行于胸膈之上則散于心肺之募理行于腹中散于腸胃肝腎之募原是外內上下

皮肉藏府皆以受氣一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為痺榮衛之氣榮行脈中衛行

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旋轉而不休息者也故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邪合而留連于皮

膚脈絡之間故不為痺也蓋言痺在皮者肺氣之所主也痺在肌者脾氣之所主也痺在脈者心氣之所主

也榮衛之氣雖在皮膚絡脈之間行而不留故不與邪合

此言營衛二氣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故不為痺也營者陰氣也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

者大氣也火氣積于膻中其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清者為營又謂之營氣出于中焦者是也故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靈樞營衛生會篇云精專者行于經隧衛氣篇云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又營衛生會篇云故獨存行于經隧又曰營在脈中由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太陽膀胱足厥陰肝行于盡二十五度行于夜二十五度共五十度周于身始于手太陰而復會于手太陰所謂太陰主內者此也故此篇曰和調于五藏言其行于手足六陰經也灑陳

痺乃留
着之病
榮衛乃
水穀之
氣行而
不留故
不為痺

陽剛
而陰柔

于六府言其行于手足六陽經也乃能入于脈者言其隨宗氣以行于經脈之中也又總之曰故循脈上

下貫五臟絡六府也藏氣者陽氣也亦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悍氣也其下焦之

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濁者為衛又謂之衛氣出于下焦者是也

▲調經論云陽受氣于上焦然陽氣慄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靈樞衛氣

篇云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邪客篇云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于四肢分肉皮膚之間

不休者也本藏篇云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又營氣生四肢有云衛在脈外

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由足太陽行手太陽足少陽手少陽足陽明手陽明晝行陽

經二十五度日入則行足少陰手少陰手太陰足厥陰足少陰夜行于陰二十五度亦一晝一夜而共為

五十度周于身所謂太陽主外者此也故曰必逆營衛之氣則病而順營衛之氣則愈則此營衛者乃氣

于膏膜散于胸腹也夫營衛之所行者也故曰必逆營衛之氣則病而順營衛之氣則愈則此營衛者乃氣

也非筋骨肌皮脈與五臟六府之有形者也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者也故榮衛在人而不為痺也

帝曰善痺或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張無汗濕者多汗而濡濕也岐伯曰痛者寒

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張寒氣勝者為痛痺故痛者寒氣多也絡始篇曰病痛者陰也人有陰寒故痛也上寒

之陽或則寒可化而為熱如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瀦經絡時疎故不通皮膚不營故為不仁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熱者以衛氣多營氣少故邪氣勝則風氣為陽陽與營氣相遭而陰氣不能勝之故為痺熱也○痺之所
以濕者以其過濕甚也衛氣少營氣感而陰相感故汗出而濕也○痺之所以燥者雖未之言而即濕者
甚兩陽相感則可以知其為燥矣

帝曰夫痺之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

仁在於皮則寒故其此五者則不痛也張經云氣傷痛此論邪痺經脈骨肉之有形而不傷其氣者則不痛

之氣而外合于形身如病形而不傷其氣則止見骨痺之身重脈痺之血凝不流筋痺之屈而不伸肉痺之肌肉不仁皮痺之皮毛寒冷故具此五者之形證而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蟲

熱則縱帝曰善張此承上文而言凡此五痺之類如逢吾身之陰寒則如蟲行皮膚之中逢吾身之陽熱則

故帝嘉其善馬兆璜曰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如逢寒者非蓋風勝而行痺非逢寒也

則陽亦陰寒故皮膚則蟲逢熱則陰亦陽熱故筋骨弛緩

其風濕所感者不為痛何也伯言風濕所感者雖不為痛亦不盡能脫然無累也在于骨則重在於脈

則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則不伸在于肉則不仁在于皮則體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耳且凡

痺病之類逢天寒則其體急諸證皆當急也逢天熱則其體緩諸證皆當緩也此其大畧也

此言痺在五者不為痛除寒氣勝者而言之也帝意痺之為病皆當痛也而今曰以寒氣勝者為痛痺

其風濕所感者不為痛何也伯言風濕所感者雖不為痛亦不盡能脫然無累也在于骨則重在於脈

則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則不伸在于肉則不仁在于皮則體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耳且凡

痺病之類逢天寒則其體急諸證皆當急也逢天熱則其體緩諸證皆當緩也此其大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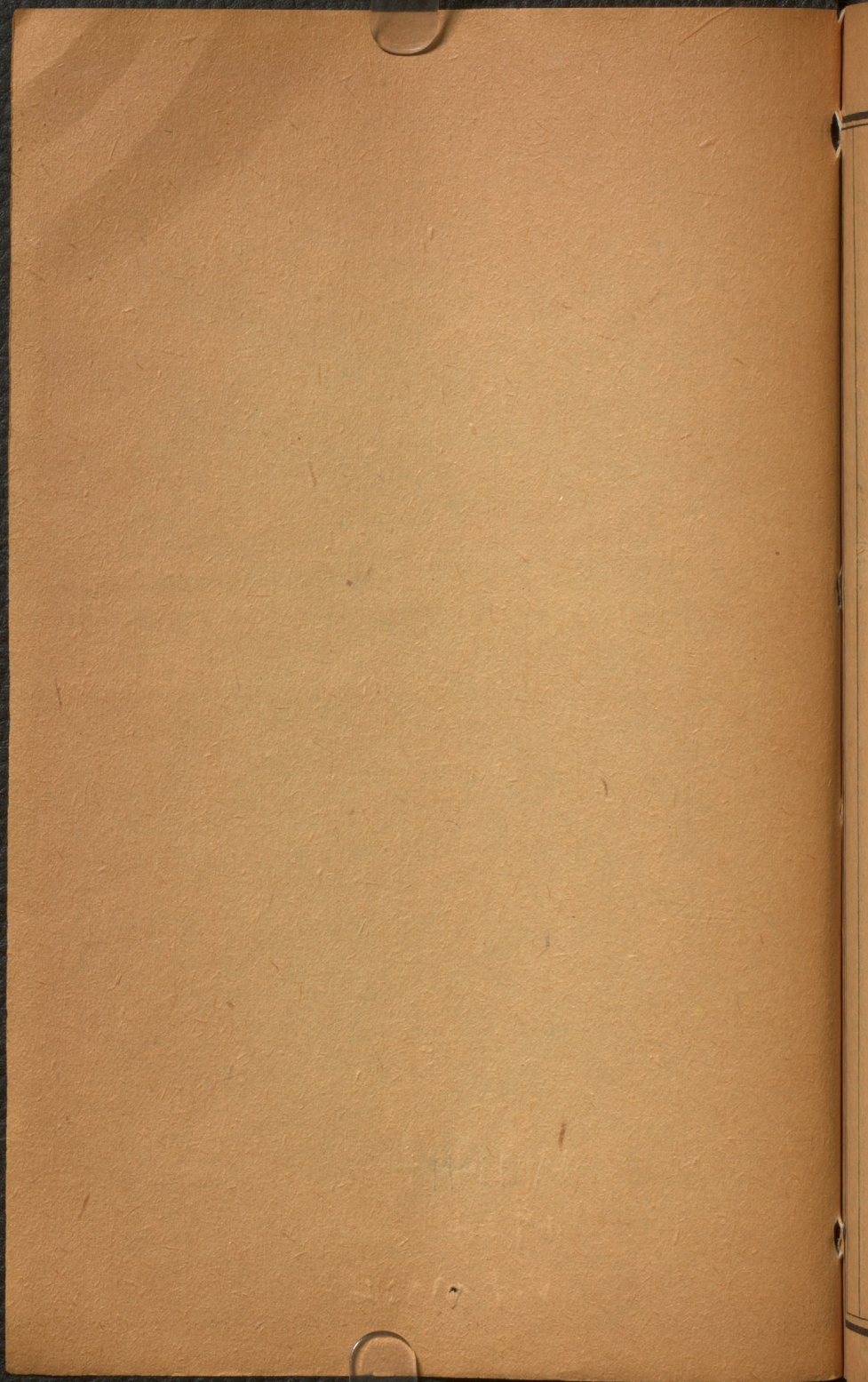
此言痺在五者不為痛除寒氣勝者而言之也帝意痺之為病皆當痛也而今曰以寒氣勝者為痛痺

其風濕所感者不為痛何也伯言風濕所感者雖不為痛亦不盡能脫然無累也在于骨則重在於脈

黃帝內經素問合編

卷四

三十一



48742

1922

v. 1 no. 4